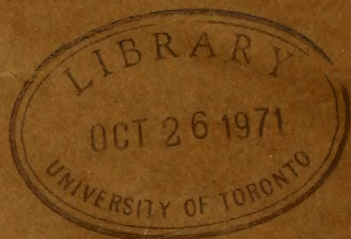


懷慶府志

二十八
二十九

14



DS
793
H52
H8654
1789
V.14



懷慶府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

賦詩

論議

制詔

疏表

揭帖附

書啟

碑銘

墓表

祭文附

雜著

郡邑之志藝文也與史異史錄其篇目而已志則用以補各門之所不及闡揚忠孝辨証山川所謂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覃懷古號名區宦遊土著文儒接迹讀其文想見其人然而玉藻瓊敷無關體要即言皆有物亦祇饋貧之糧拯亂之藥非志乘所必需善哉白傳之言曰文必有為而作然則錄文者亦必有為而錄則用以補所不及而非如詩品典論僅較量於詞章之工拙已也志藝

文

賦

晉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有序

潘岳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叙而賦之

仰天路而高睇顧鄰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於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修條外暢榮榦內樛扶疎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潤稟葉垂腴曾華奕以先越含榮鶡其方敷丹輝綴於朱房細的點乎紅鬚煌煌燁燁爍爍委累似琉璃

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光明燐燐含丹耀紫味滋芳
神色麗瓊蘂遙而望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
列星出雲間千房同模千子如一禦渴療饑解醒止疾既
乃攢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
被駁薛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花可玩其實可珍羞於王
公薦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貞果猶如之而況於人

唐

登天壇山望海日

初出賦

錄一

紇干俞

配乎地者惟山麗乎天者爲日登峯巖之峻極見瞳矐之
初出廓靈海百川之宗孕金烏千里之質泛圓光於沆瀣
煥鮮耀而灑溢雖騰輝於碧浪之中詎侔色於紅萍之實

觀夫烈霾曠赫炎晴摩洪波歆太清馮夷駭躍罔象奔驚
照燭兮驪珠潛吐曠朗兮龍燭忽生愕羣仙於金鏡驚天
雞於玉京巨浸半涵猶韜普天之美人寰尚暝孰識朱融
之明懿其千仞可躋四目斯在危岫陵乎碧落日域遼乎
滄海旣登陟以遐觀知蒙汜之浴彩晨光乍分夜色未改
昇黃道而將始臨下土而有待晝明夕晦徒觀其躔次之
常出有入無孰測夫陰陽之宰氣澄霧卷月落星殘流暉
電曜散慧虹攢將燠爛以下燭出浩淼而上干挂扶桑而
杲杲昇暘谷而團團敷九華而艷奕燦三山之峯巒且幾
昇天無憂於見渫已能烜物寧患乎和寒順寅賓而不忒
爍溟漲之無端乘變化而復往得沐浴乎波瀾於是遊太

極辭殘夜羲和敬導運行有舍得天能久克彰乎貞明委
照無私不間於夷夏嘗傾藿而久俟冀餘光之一借

清濟貫濁河賦

許堯佐

河之並濟兮惟秩其平濟之貫河兮勢若相傾非剛克無
以見其柔立非甚濁無以彰其至清是以靈源濬發柔德
兼呈徒觀其流波委注秀色澄澈沖融而濁水遙開鼓怒
而洪流直截遂使還淳之士疑二氣之初分策功之臣驚
一帶今中裂旣處濁而不染每含貞而自潔苟與和光者
殊致寧與涵泥者無別是以霍護波激崩騰勢飈濟水與
河水相輝光容易識清流與濁流不雜質性難論苟徵之
於變化可察之於本源於以表德於以辨類方九折而橫

流啟重泉而直至故以盤渦渾曉日之輝疊鏡寫晴峯之
翠絕河而去孰與我爭先導沈斯來孰謂我笑自若乃沖
虛是翫迅激難儔廣可涉兮思航葦於寒渚清可挹也欲
擢纓於夕流貫長川之漫漫委輕浪之悠悠然下流綿邈
願表清而不濁上善昭融故守和而不同故可扶正直之
純志助潤澤之成功動漣漪於迴浦翠光景於微風且淮
之清兮濱於夷江之遠兮界於楚豈若貫大川以揚波臨
大都而分渚含清濁而獨秀求匹敵而誰與苟河清之可
期願朝宗而爲侶

山陽城賦

并序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益閎

漢也詞曰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柯蒼莽與慘悴
春陵之氣兮焉如貽昌運於四海辭至等而伍匹夫有利
器而創持兮曾何芒及之足舒懿王迹之聿基暨絕維之
再敷邈汜陽與鄙上悅蛇變而龍聽痛人亡而事替終此
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欲
播其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從心於憎熱其祇焰逮獻
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姦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濯以易位被
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乎維神
器之至重兮如山之不審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
先諒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日久矣莫可
追升彼墟兮噫嘻躅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詩

晉

答嵇康

阮德如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
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邁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良玉須切
磋璠璣就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啟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
遠徵臨興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沐浴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
易簣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

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宣陽城在小修武西卽今宣陽驛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邁蘭芳常願
永遊集拊翼同廻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四牡一何
速徵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撫轡增歎息念
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
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
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
盪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酌來章

河陽縣作

潘岳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
公叔舉連陪厠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

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
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
風飄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
洪流何浩蕩修芒鬱茗蕘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遠誰謂
邑宰輕令名患不劭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歟如敲石
火譬若截道颺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
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忼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雁
映蘭時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
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嗟幾總總都邑人擾
擾俗化訛倚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

琅邪曲逢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
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懷縣作

潘岳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
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颺自遠
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
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
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我來
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

旬游日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
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眷然顧輦洛山川邈
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唐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唐元宗

清蹕度河陽凝笳上太行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腸白霧
埋陰壑丹霞助曉光瀾泉含宿凍山木帶餘霜野老茅爲
屋樵人薜作裳宣風問耆艾敦俗勸耕桑涼德慙先哲徽
猷慕昔皇不因今展義何以冒垂堂

王屋山第之側構小亭暇日與羣公相遊

李嶠

桂亭依絕巘蘭榭俯回溪綺棟魚鱗出雕甍鳳羽棲引泉
聊漲沼鑿蹬且通蹊席上山花落簾前野樹低戈林開曙
景釣渚發晴霓狎水驚梁雁臨風聽楚雞復看題柳葉彌
喜蔭桐圭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灞上柳枝黃壚頭酒正香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驛路
通函谷州城接太行覃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南池夜宿憶王屋青蘿舊齋

岑參

池上臥煩暑不櫛復不巾有時清風來自謂羲皇人天晴
雲歸盡雨洗月色新公事常不閒道書日生塵早年家王
屋五別青蘿春安得還舊山東谿垂釣綸

宿東谿王屋李隱者

岑參

山店不鑿井百家同一泉晚來南邨黑雨色和人煙霜畦吐寒菜沙雁噪河田隱者不可見天壇飛鳥邊

玉真公主山居

王維

碧落烟嵐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此地
同鑾駕緣谿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窻裏發雲霞庭養沖天
鶴溪流上漢槎種田生白玉泥竈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
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六道今無外長生詎
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

與諸公遊濟瀆泛舟

李頎

濟水出王屋其源來不窮汎泉數眼沸平地流清通皇帝

崇祀典詔書視三公分官禱靈廟奠璧沉河官神應每如
答松篁氣蔥蘢蒼螭送飛雨赤鯉噴回風酌酒布瑤席吹
簫下玉童元冥掌陰事祝史告年豐百谷趨潭底三光懸
鏡中淺深露沙石蘋藻生虛空晚景臨流美亭臯輕靄紅
青山傍舟楫白鷺驚絲桐我本家潁北出門見維嵩焉知
崧峯外又有天壇東左手正接離浩歌眄青穹夷猶傲清
吏偃仰狎漁翁對此川上閑非君與誰同霜凝遠邨渚月
淨蒹葭叢茲境信難遇爲歡殊未終淹留悵言別烟嶼夕
微濛

行次田家湨梁作

儲光羲

田家俯長道邀我避炎氛當暑日方晝高天無片雲桑間

禾黍氣柳下牛羊羣野雀棲空屋晨風不復聞前登吳梁
坂極望溫泉分逆旅方三舍西山猶未曛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李 白

見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歷充遊梁入吳計程三千里相
訪不遇因下江東尋諸名山往復百越後於廣陵一面遂
乘興共過金陵美此公愛奇好古獨徃物表因述其行李
遂有此贈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魏侯
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跡與古賢并十三弄文
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
驚人世喧採秀臥王屋因窺洞天門竭來遊嵩峯羽客何

雙雙朝攜月光子暮宿玉女窗鬼谷上窈窕龍潭下奔淙
東浮汴河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飄浙江汜揮手
杭越間樟亭望潮還濤捲海門石雪橫天際山白馬走素
車雷奔駭心顏遙聞會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
嶸鏡湖裏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
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
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
恣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眷然思永
嘉不憚海路賒掛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
嶼前曉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縉雲川谷難石門最
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洒素雪空濛生晝寒

却思惡溪去寧懼惡溪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
李北海巖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
橋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八詠樓城
西孤峇嶢嶢嶢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捲天地開波連浙
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碧雲中邈與蒼梧對
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蘇煙綿橫九嶷潏蕩見五湖目擊
心更遠悲歌但長吁迴橈楚江濱揮策揚子津白着日本
裘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儔儼人相逢樂無限水
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吾友揚子雲絃歌播
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
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東牕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

天壇人當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
斷白首長相思

天壇憶昔

杜甫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良
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步秋山
眼冷魂未歸仙賞違心淚交墮弟子誰依自茅室虛老獨
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元圃滄洲
莽空濶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
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
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
更謝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瀟湘柁

登秦嶺半巖遇雨

錢起

屏翳忽騰氣浮陽慘無暉千峯挂飛雨

一作瀑

百尺搖翠微

震電閃雲逕奔流翻石磯倚巖假松蓋臨水羨荷衣不得
采苓去空思乘月歸且憐東臯上水色侵荆扉

仲春晚尋覆釜山

錢起

蝴蝶弄和風飛花不知晚王孫尋芳草步步忘路遠况我
愛青山涉趣皆遊踐縈迴必中路陰晦陽復顯古岸生新
泉霞峯映雪巘交枝花色異奇石雲根淺碧洞志忘歸紫
芝行可攀應嗤嵇叔夜林臥方沈湎

送修武元少府

錢起

寸祿榮色養此行寧難息自今黃綬采蘭時不厭
芳

草色百戰荒城復井田幾家春樹帶人烟黎民久厭蓬飄
苦遲爾西南惠月傳

送孫十尉溫縣

錢起

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遙不惜芸香染黃綬惟
憐鴻羽下青霄雲衢有志終驤首吏道無媒且折腰急管
繁絃催一醉顏陽不駐引征鑣

登河陽斗門見張貞起題黃河詩因以感寄

崔曙

吾友東南美昔聞登此樓人從川上去書在壁中畱嚴子
好真隱謝公耽遠遊清風初作興夏日復銷愁詩與文字
古迹隨山木幽已辜蒼生望空見黃河流繁落春將晚悲

涼物似秋天高不可問掩泣赴行舟

書畱延慶化成寺壁

裴休

平生志在野雲深建立精藍大用心須遠買園充聖地祇
隨施樹不收金鳴鐘自息三途苦閣上常聽萬籟音爲報
往來遊翫者園林常住莫相侵

題西白澗

韓愈

太行之下清且淺一水盤桓紆山轉千峯萬壑不可數異
草幽花幾曾見波中白石隱出明風翻不動浮雲輕翠巒
玉女下雙鶴笑倚秋練開新晴又疑武陵溪上原桃花溪
盡空潺湲幽泉間復逗崑側噴珠漱玉相交喧羣猿見之
走絕壁綠峯虛睇弗勞力鳴禽面面背人飛爲是從來不

相識杖藜因貪仰面看礙石牽蘿錯移屐路窮曲屈疑欲
迴迤邐屏開一重碧殘樽遇坐酒卽傾旋摘山果都無名
題詩且欲盡佳句觸歌翻詠仙難成天門幽深十里西無
奈落日催人歸誰能可屬天宮事爲我乞取須臾期上天
無梯日不顧牢落歸來壇未暮閉門下馬一會寒夢想魂
馳在何處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游枋口柳溪

孟郊

萬株古柳根孳此磷磷溪野榜多屈曲仙潯無端倪春桃
散紅烟寒竹含晚淒曉聽忽以異芳樹安能齊共疑綠鏡
中坐泛紅景低水意酒易醒浪情事非迷小儒峭章句大
賢嘉提携潛寶韻靈瑟翠崖鳴玉珪主人稷卨翁德茂芝

龍畦鑿出幽隱端氣象皆昇躋曾是清樂抱逮茲幾省溪
宴位席蘭草濫觴驚鳬鷺靈味薦魴鰈金華屑橙齋江湖
擺衰俗洛風遠塵泥徒言做狂狷詎敢忘筌蹄

哭玉碑子

盧仝

小有洞左頰拾得玉碑子其長一周尺其潤一藥匕顏色
九秋天稜角四面起輕敲吐寒流清悲動神鬼稽首置手
中只似一片水至文反無文上帝應有以予疑仙石靈願
以仙人比心期香湯洗歸送籙堂裏頗奈窮相驢行動如
跛鼈十里五里行百蹶後千蹶顏子不少天玉碑中路折
橫文尋龜兆直理任瓦裂劈竹不可合破環永離別向人
如有情似痛滴無血勘闢平地上罅坼多齧缺百見百傷

心不堪再提挈怪哉堅貞姿忽脆不堅固矧曰人間人安
能保常度敢問生物成敗爲有真素爲稟靈異氣不得受
穢污驢罪真不原盧生亦錯悞更將前前行復恐山神怒
白雲翳閉嶺高松吟古墓置此忍其傷驅驢下山路

送韓湘

賈島

挂席從中路長風起廣津楚城花木發上苑蝶來新半沒
湖波月初生島草春孤霞臨石鏡極浦映邨神細響吟乾
葦餘馨動遠蘋欲憑將一札寄與沃州人

過溫尚書舊莊

白居易

白石青泉拋濟口綠幢紅旆照河陽邨人都不知時事猶
自呼爲處士莊

登天壇夜見海日

李益

朝浮碧峯三十六夜上天壇月邊宿仙人
攜我舉玉英壇上夜半東方明仙鐘
撞徹迎海日海中離離三山出霞梯
赤城遙可分霓旌絳節依彤雲八鸞
五鳳紛在御王母欲上朝元君羣仙
指此爲我說幾見塵飛滄海竭竦身別
我期丹宮空山處處遺清風九州下視
杳未旦一半浮生皆夢中始知武皇求
不死去逐瀛州羨門子

遊盤谷

杜牧

巉巖太行高其下有幽谷環繞兩峯間
盤回廊山腹甘泉注肥疇茂草映修木
勢阻絕誼譁巖深易潛伏昔人有李愿
築地一石獨白鳥依蘆塘菰花映茅屋
心怡適所安

大反忘欲掉頭不肯應謂我此樂足友人韓昌黎文章驚
世俗長言貴生毛落落燦珠玉好事買名石鐫文寄崖隩
已經三十年磨滅僅可讀我來不復見命吏廣追逐訪知
石氏遇猶畏長官督不愛石上字秋風一砧覆易之以千
金復使置巖麓從此生光輝萬古從瞻矚

曉發天井關寄李師晦

許渾

山在水滔滔流年欲二毛湘潭歸夢遠燕趙客程勞露曉
紅蘭重雲晴碧樹高逢秋正多感萬里別同袍

宿陽臺觀

馬戴

玉洞仙何在爐香客自焚醮壇圍古木石磬響寒雲曙月
孤霞映懸流峭壁分心知人世隔坐與鶴爲羣

宿百巖寺

冷朝陽

幽寺在巖中行惟一逕通客吟孤嶠月蟬噪數枝風秋色
生苔砌泉聲入梵宮吾師修道處不與世間同

裴公亭

無名氏

裴相亭成未退身空煩舞袖與歌塵至今亭下蕭蕭竹似
對西風怨主人

宋

賜陳堯叟謝病歸濟源

真宗

文苑垂清譽朝端仰盛才嘉猷毗萬路奇遇列三台勤職
興居爽辭榮奏疏來疇咨登百揆異數冠中臺巨屏揚旌
去名藩畫錦回君臣相厚意瞻望兩徘徊

贈賀蘭棲真

張齊賢

日耕雲耨雜芝田
洞府游多隱奉仙
聳秀萬尋連翠嶠
澄明一派接靈泉
鳳書昔降幽居側
鶴駕曾朝瑞日邊
四海高明誰可並
赤松黃石好齊肩

裴休洞

文彥博

講著終年戶不開
庭無人跡少塵埃
山寒月射千峯翠
正見白雲歸洞來

拔劍泉

文彥博

拔劍隆平近北塹
一溪獨湧勝羣淵
仍思昔日天工巧
演出雄源灌玉川

月泉

文彥博

繁花低蔭水聲潺湲綠竹瑤池映碧瀾蒼木翠松遮宿鶴一
輪秋月落林間

雙泉

文彥博

長劍並彈霜氣豪白虹半拆秋雲高濯纓洗耳更何處勢
利回看輕鴻毛

過燕川渡

文彥博

早過燕川渡千峯插太虛雲間微見日水淺不侵湖風急
樵歌響霜嚴木葉疎緣溪東北去巖後有精廬

靈都宮

文彥博

再到靈都訪舊游青山依舊白雲秋燒丹帝子名猶在駕
鶴仙人迹尚留萬軸元科瑤笈重滿庭涼露木樨稠千年

物外棲真地肯許風煙占一邱

安之令子河陽官舍作蛙樂軒安之有詩寄題輒敢

繼和

司馬光

鼓吹娛俗耳蛙鳴愜雅懷最宜涼雨歇更與晚風偕驥子
方長驚雲衢偶未諧功名當努力留此遺吾儕

和河陽王宣徽九日平嵩閣宴集

司馬光

北日英僚集千秋勝賞同飛橋貫河渚危閣壓霜風金散
黃花泛雷驚疊鼓通百峯高鳥外萬里寸眸中檻底臨丹
葉杯中倒碧嵩來雲低拂座去雁遠沉空吹帽陪遊阻搖
旌結想叢風流免湮滅鄒湛倚羊公

去春與景仁同至河陽呂晦叔館於府之後園既去

晦叔名其館曰禮賢夢得作詩以紀其事光雖愧
其名亦作詩以紀之

司馬光

蓬飛匏繫十餘年並蔭華懷出偶然郭槐金臺雖見禮華
歆龍尾豈能賢浮雲世味閒尤薄寒柏交情老更堅明日
河梁卽分手人生樂事信難全

送呂晦叔知河陽

有序

程顥

晦叔起知河陽河陽尹賈公昂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
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
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

二龍閒臥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
時同起爲蒼生

重陽登靈山

蘇軾

俯窺盤谷接天壇平地危峯豈易攀
鰲足斷來移海外天星落處化人間
世情汨沒誰常到樽酒登臨我倦還
歲歲邦民重九會孟嘉休獨羨龍山

延慶寺

王巖叟

龍影幽潭寺已空惟餘翠竹雜青松
路窮西北無他景只有青山一萬重

天壇靈壽杖送莘老

黃庭堅

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休沐對親朋
異時駟馬安車去挂到天壇願力能

遊鍊岸

錢昆

晴虹烟綠襯虛亭公退因來得野情落日東風懶歸去擬將薄祿換溪聲

龍潭寺

趙宗傑

欲覓龍潭何處是青山影裏見浮圖紅蕖映日真花藏碧水涵天瑩玉壺已放源流通北海未饒風物說西湖侍中菴外多閑地容我他年卜築無

百家巖

竹林吟叟

明月池邊酌玉壘玉壘未倒玉山頽秋風吹斷華胥夢臥看飛雲過嶺來

金

羊腸坂

元好問

浩蕩雲山直北看
凌競羸馬不勝鞍
老來行路先愁遠
貧裏辭家更覺難
衣上風沙歎顚顛
夢中燈火憶團圓
憑誰爲報東州信
今在羊腸百八盤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元好問

河外青山展臥屏
并州孤客倚高城
十年舊隱拋何處
一
片傷心畫不成
谷口暮雲知鄭重
林梢殘照故分明
洛陽見說兵猶滿
半夜悲歌意未平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

元好問

莫酒禁愁得芳梅
發興饒紛紜聊且置
醜磊故須澆雞黍
成前約干戈有此宵
平生揚大理惜不預
佳招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

馬坊在修武

元好問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間伴五溪魚茂林修竹山如畫
燕
碧軒中恐不如

靜中人境兩翛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
水
亭風榭看明年

元

過沁園有感

耶律楚材

昔年曾賞沁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水外無心修竹古
雪
中含恨庾梅新垣頽月榭經兵火草沒詩碑覆劫塵羞對
覃懷昔時月多情依舊照行人

山陽橙歌贈緱子玉

郝經

太行之陽大河之曲鬱洞庭之秋色結江南之尤物西風

萬里吹吳霜黃入新橙變寒綠河山爭秀渾不異風味嬌
嬌清亦足緱君遺我秋滿坐瘴雨蠻煙遶茅屋黃龍飛去
失新卯壯士熟視不敢觸急呼西施南威一雙婢便擘輕
金梁纖玉崆峒酒海入盃盤快作鯨吞香滿腹齒頰戛戛
秋風生浮動霜天穿月窟憑凌喚李白共酌劉伶骨從渠
人世間擾擾還碌碌淋漓傾倒發不藏傾盡明珠三萬斛

博浪沙

陳孚

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
有民間鐵未銷

有感

錄一

許衡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妻

情更悉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隴在平生所願
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肺深因
覺妻孥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狐死知首邱人生戀
鄉土我心久焦勞宿疾安能愈所貴還故鄉微轍近先墓
他事足嘆嗟西風動寰宇

春暉堂爲武陟趙太守賦

廼賢

使君未老竟投簪新築華軒並故林寸草不忘東野念九
泉猶慰北堂心愆浮海色旌雲薄日轉花陰午漏深展卷
令人心獨苦蓼莪久廢淚沾襟

題七賢鄉

王暉

不到山陽二十年黃墟空鎖竹林煙胡盧笑殺嵇康輩又

向溪山着祖鞭

明

輓趙烈女

世宗

未謀夫面繼夫亡不比尋常烈女行
白首猶難持晚節青
年誰肯負春光魂游天上乾坤老
名在人間草木香
朕淚從來不輕洒爲伊萬古振綱常

題許魯齋祠

薛瑄

南北風塵瀕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
幾年力學尊尼父萬
里心傳得晦翁自信興王爲大道
誰知伐國是元功
當時歸老情何切爲愛西山萬玉峯

太行山

于謙

懷慶府志 卷之六 藝文
信馬行行過太行一川野色共蒼茫雲蒸雨氣千峯暗樹
帶溪聲五月涼世事無端成蝶夢長途隨處轉羊腸解鞍
盤礴星輶驛却上高樓望故鄉

夜次寧郭

楊慎

風急毳裘輕關河向晚城星從鴉背出月傍馬頭生雪店
懸燈影寒譙送角聲鄉園知日遠夜夜夢瑤京

癸亥雜詩

何瑋

故園門巷枕黃河散亂牛羊草滿坡兩岸夕陽行客棹一
犁春雨老農蓑發醅酒熟衰顏醉擊缶聲誼稚子歌一別
天涯幾芳草夢回茅屋月明多

盤谷燕川二月寒馬頭溪水隔天壇黃茅踏遍幽人徑白

石磧成道士丹風煖野禽朝對語月明松鶴夜交歡採真
擬結峯頭屋引領西南盡日看

十里煙霞鎖洞天靈蹤千古尚依然老君池水深春雨黃
帝松陰暗曉煙盤谷斷碑芳草外玉川茅屋野花前別來
勝景應如昨歸去繁霜懼滿顛

青春別首思悠悠王屋山高沁水流觀國念存空倚劍思
鄉魂斷獨登樓悲鳴夜月籠中鶴泛濫春波海上鷗寂寂
桑榆斂殘照麗譙吹角使人愁

出寧郭抵清化鎮卽事

李夢陽

陰溝清泚復灣環桃李成陰桑柘間道是江南好風景舉
頭如戟太行山

懷慶府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三
夾溪修竹帶青蒸便擬移家住此中却憶鄉園渾未乏不
知何事厭江東

清虛宮

吳國倫

清溪道士白雲居日誦元君玉字書忽有空香迎客至月
中攜手出清虛

偶來仙觀踏飛霞遙見青林已着花若道人間無月府門
前誰駐五雲車

還次陽臺

吳國倫

朝下八仙壇暮宿九芝嶺淫潦塗故宮荒蘿蔽空井丹竈
灰不然肯精飯已冷篝燈坐談元寂寞是真境

懷玉清閣

謝秦

紫閣登臨處，秋光入品題。
窻吞河嶽盡，簷壓斗牛低。
客路孤城外，仙壇萬嶺西。
浮邱分袂後，望斷白雲梯。

懷紫微宮

謝榛

斷山經過處，三十六迴泉。
石樹迎華月，瑤宮帶紫煙。
異香猶入夜，飛馭儼橫天。
借問丹臺上，於今復幾仙。

望紫金山有作

謝榛

隔河一帶碧，嶙峋薄暮登。
臺展望古洞，深松歸老鶴。
金山瑤草侍幽人，泉奔巨壑常風雨。
月傍高壇白鬼神，丹侶有期應不負。
三花樹底醉長春。

輓馬烈婦

邢雲路

筵陵猶有劍，息壤未寒盟。
但以身相許，何須問死生。

宿高臺寺三十二韻

高銓

廉訪試分符維那暫借居一方稱勝地萬仞隔塵區基址
經年久樓臺入望孤龍蛇蟠地軸鯨羯落天衢教自海西
域勢傾城北隅丹青昭法從斗拱倚枝梧建造勞工力登
臨費步趨風聲生碧落雨色上青膚覺悟垂真教莊嚴像
聖模暗香度優鉢青影入閭扶境界元真率歸依盡苾芻
叢林傳印色貝葉燦雲腴松老垂談柄堂空默聽徒三生
緣宿石七聖破迷途鷗避飛來錫龍歸覆下蓋真如翻法
海色相湛冰壺不二門誰是前三數自今有經馱白馬何
處究元狐心與禪機靜刑期佛法無寶花霑使節香積便
行厨獄折秋霜落寃明春雨濡變茅還作蕙援墨欲歸儒

經濟懷長策功名屬壯圖浪誇僧即佛敢謂我非夫公暇
閒登眺囂紛自掃驅鄉情惟月共詩思與雲俱瞬睫窮千
里從容咏八愚齊門徒鼓瑟滄海更遺珠笑豈偏貽鷄謀
將不若蛛理融三教會道應六函呼豪爽無蘇子殷勤少
仲殊古今成感慨俯仰付盧胡

題課蜜泉

并序

王 敕

明月寺僧多水少每遇天旱苦於遠汲予過此因景畱連
乃於觀音閣東峯下尋得一泉甘而且香遊蜂聚吮終日
撓而不散且酣綴崖樹任僧收取亦奇事也遂名其泉曰
課蜜云

蜂課蜜兮僧課經課成心月自溶溶靈源一派曹溪水畱

懷慶府志
卷三
寺觀
與山僧衍正宗

策杖尋源第一峯
亂敲蒼壁點青龍
泉甘香惹蜂衙鬧
高綴林梢意自濃

遊蜂簇簇採龍津
引得泉來遠世塵
試取一瓶歸造化
散爲霖雨救吾民

秋夜水峪寺

黃芸

煙霞十里鎖空門
此日登臨愜素聞
清磬夜敲簷外月
衲衣朝臥澗邊雲
蕭條老樹疎殘葉
寂寞遙山對夕曛
早晚攜書重到此
半川風月許平分

過妙樂塔

趙貞吉

洪流千古意孤塔
往來心寂寂
留雙椽花開不計春

金爐峯

王 漢

皇帝辛巳十四年剪盡荆棘遠狼豕遊人簫鼓猿不驚雲
封萬山望中紫下馬任步陟其巔上有鳥道險欲圯太空
繫崖壁已絕澗底鹿麕如黑蟻老翁先登無所攀吾乃挾
兒杖爲趾下矚黃河襟帶間彼蒼者天臂可倚馬上過來
山百層踞巔俯視盡紋水三樹南望一孤峯嶙峋峭直千
仞峙去年大寇破勲掌千家避兵皆於此及其踞巔再望
之孤峯才如小錐爾石脊怒出竹百杆穿隙小樓僅容疑
此上疑爲無路通忽開深洞高峽裏洞縫水滴結成石片
片似墮垂白耳昨夜溫雨着秋衣洞乃積雪埋朱履蘿掛
葡萄珍珠大白皮松柏玉色李燕雀欲來力不能穴中惟

有蛟龍子檻外峯峯皆插天各自特立不肯比亂石參差
少所名高者如劍方如璽或如大獅騰笑來或如蹲虎張
其齒造物應有工削成不然光怪胡如彼北峯巔頭蓮花
影翠屏四抱拱山趾其下潭水千尺深投石擊之不可汎
傳聞此中出神仙老僧曾說有田氏棗木鑿毬如斗大夜
拋萬礮必尋起本是煉性人云巔卽今飛去才九紀自言
新從南海來酌酒叩之多高理樵者不識何處僧仙入現
身毋乃是歸來山邨夢迷離猶見老僧在吾几

輓王中丞漢

彭堯論

敢奮螳螂臂輕傷節鉞威甲光隨雨暗將氣入霄微自分
前驅往寧知輿輓歸可憐身與敵長使淚沾衣

沐澗寺後峪

王 □

忘此羣生動禽言亦覺紛屢窺深谷色高臥太濛雲百葉
吹香路長峯似水紋此中能領畧魚罟也氤氲

國朝

憂旱

邊大綬

炎風日日捲塵沙吹落牆根幾樹花時至麥秋猶未雨令
過芒種尚無茶庭陰寂歷梧桐轉簾影參差燕子斜安得
滂沱聲遍徹好巡南畝慰農家

輓尚烈女

河內人

竇可權

百年之內兩烈女趙女旣歿尚女起兄曰尚邦才生長萬
北里幼字唐七郎未嫁郎已死郎死阿母存熒熒垂白矣

衰經入唐門晨昏多艱辛努力奉姑嫜節義動里鄰七有
嫡母兄貪婪莫與倫謀欲吞七產骨肉起荆榛誣語控諸
官官謂女節醇苞苴行不已始信錢通神酷吏拷邦才勒
令同女還邦才見阿妹撫膺泪如弦本欲全汝節何意官
得錢吾且入公署少間同我還逼迫有官長行止那自專
阿妹聞兄語氣結不能言腸中如膏煎吞聲復唯唯兄且
加盤饘從此不相累少間當同還給兄出唐門仰天泣泗
漣姑年如朝露中道相棄捐著我縞素衣是我來時穿佩
我白玉環用以表貞堅蓋棺論乃定魂去屍長眠舉手投
繯死瞑目歸九泉日月忽黢黯悲風動九乾童稚背爲裂
行人詈道邊邦才聞妹死慟哭訟綿綿唐氏乃股髀糞金

以自全十年訟不解家產已蕩然本欲吞七產反致無遺
田本欲誣尚女反致身後愆或言女含恨厲鬼宜相纏賢
媛豈厲鬼天地自無偏人生誰無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
泰山河內彈丸地兩烈相後先趙女會有何文定迄今世
宗之什較如霽日之經天尚女蓋棺六十載名幾湮沒而
不傳比部蕭子修郡乘椽筆淋漓書其賢嗚呼安得德位
有如文定者致使尚女姓字達

帝前

懷州歲暮感懷

陳維崧

黛色憑欄指顧收太行邪壓郡西頭城連沁水喧河北雪
積雲中冷澤州落落可憐邊塞客栖栖還作稻梁謀何當

快馬嘶風去老作三關萬里遊

千年華蓋在人間從古仙靈此駐顏玉瀝金漿成濟瀆丹
梯紺壁照壺關欄前全晉秋明滅巖頂諸天夜往還搔首
漫嗟人事改烟蘿咫尺未能攀

懷濟源
王屋山

急裝夜發北風饕匹馬層崖控轡牢月上沙洲帆似豆水
縈棧閣路如毛木蘭寨北愁孤立藥櫃溝南獵犬嗥消息
此間曾百戰天寒誰爲買郵膠

酒盡燈殘戍角哀鉤簾繞柱只徘徊枕欹獨客眠難着衣

迥長途縱復開故國愁聞魚大上

江南大水

中原喜見雁重來

憑誰驅使排幽興寧郭詩人李杜才

李杜才武陟人崇正
間詩人時讀其詩

送劉進士

凡知孟縣

朱彝尊

日里雷封古孟州銅章出宰最風流一灣清濟通王屋千
樹穠花繞縣樓別後酒鎗攜伴去到來詩卷喜吾酹三年
報最尋常事腰折眉摧不用愁

覃懷竹枝

曹爾堪

萬派甘泉注幾邨腴田百頃長龍孫養成斑竹如椽大到
處湘簾有淚痕

封植韋丞相墳

趙賓

七葉貂蟬舊賜墳東園祕器羽林軍狐狸此日穿荒隧霜
露何人拜夕曛化鶴應疑城郭客眠牛好禁牧樵羣來年
二月長楊綠寒食啼鵲樹樹聞

遲日青天送塞鴻北郊下馬禮幽宮龍鱗會看秦松老馬

蠶徒傳海燕功累世衣裳憐粉米百年詩賦慟雕蟲請君
潑灑雍門淚漢晉諸陵久已空

秋日謁柏鄉公祠

趙賓

秋風吹杖履一徑入青苔雨霽朝暾濕天空候雁哀斷碑
人墮淚立馬獨登臺合抱祠前柳諸生手自栽

未載元亭酒猶登畏壘堂莓苔斑石鼎神鬼護甘棠落日
妖狐嘯西風野菊香白頭諸父老涕泗薦蒸嘗

九日濟源姪天階攜酒遊段侍郎盧墅

尤侗

玉川昔日煎茶地柯古當年載酒時綠野回頭今已矣青
山對面尚如斯偶停車騎窺三徑潑借琴書遣一卮欲折

黃花殊未得却栽紅葉共題詩

已向鐵菴尋勝蹟還從盧墅報良辰
百年望古空秋草九日登高有旅人
濟水波瀾常隱現太行雲氣自輪囷
阿咸爲政多閒暇林下相攜竹葉春

秋日遊蟠龍寺

□□□

地隱蟠龍曲林藏古寺幽巖花拂殿起澗水抱門流
雨霽峯巒出天空禾黍秋坐來羣籟寂鐘磬自悠悠

月山寺同蕭紫眉楊揆伯

陳忠靖

山列嶂巒况舉襦覽畫圖大河蒼野外少室白雲隅
樹樹春風亂田田新麥枯登臨無限意明月照銀鉅

入日集吉祥寺

蕭瑞苞

賞時邀上客相輓到諸天旭日漁樵路春風井竈烟鳥鳴
金像側人醉石幢邊薄暮勞歌起邨邨似管絃

白馬寺

蕭瑞苞

古寺紆懷久香臺寓目初荷翻九夏盡水泛六朝餘廢殿
巢啼鳥殘經走蠹魚逢僧話往事池畔屢欷歔

宿懸谷寺

蕭瑞苞

竹裏泉聲送遠音平明起坐對遙岑日光欲上星初沒萬
壑千峯紫氣深

宿十方院

蕭瑞苞

戰氛從此息暫作葛天民門鎖千峯月風傳萬樹春鶴巢
松下靜草長雪中新不識陽臺路逢人數問津

將遊天
壇山

陟城晚眺

杜之叢

斜日高城俯大荒
河山縈繞氣蒼蒼
孟行北指環三晉
黃沁東流入大梁
到處若榴垂結子
誰家沉李摘盈筐
曠觀風物落霞晚
空際歸鴉幾簇忙

臥臺

李化鵬

漪園南有臥龍臺
聞說當年藝祖來
華表不隨鶴令去
六花常向五雲開

題毛烈女

原武人

劉自潔

求仁未易得義節古所稀
况乃巾幗中尤憐未嫁時
吁嗟毛氏女少小秉奇姿
父母許媒妁時年未及笄
旋遭父母憂季父身所依
夫家本貧薄偏嗟年歲飢
攜家出門去十

年猶未歸季父探行蹤不憚路逶迤相去日已遠相見永
無期歸來無言語相對空淚垂輾轉憐兒女守身空爾爲
諸姑環相向季父前致詞女子顏色改悽切寸心違女蘿
施松柏滋蔓兩不疑根生已無著蔓草何萋萋從容就義
死間里共傷悲茲事聞人說使我重噓歔男兒事幾傳女
子事尤奇相感重天倫無使名義虧

司馬懿故居

沈紹姬

王業偏安蜀道難奸雄寧獨數曹瞞中原回首移神鼎豎
子成名建禪壇城上風旛新塔宇墓中巾幗舊衣冠掀髯
西指蠶叢道丞相祠堂尚錦官

月山寶光寺

有序

鄧容安

戊辰冬月至懷慶偶訪月山寶光寺日有所見意不月餘
因卽境成咏昔翟天師曰可隨我指觀之見月中瓊樓金
闕滿焉余使節所歷行蹤無住時於無相中得眞實相然
究亦何處著得色相耶覽余詩者應作如是觀

行蹤無住覓尋幽問訛空山古刹畱未敢全拋身內事且
圓稍遣客中愁清泉出谷不知凍紅葉滿林真是秋仰止
多情頻策馬白雲堆處聳高樓

兩行山夾萬株松石磴盤空過幾重近寺招邀來衲子隔
雲迢遞起疎鐘阿誰貝葉成新偈何處蓮花問舊蹤慙愧
有門尋進步諸天拍手笑相逢

蒼巖劈破自何年攬勝人來尺五天白月有情依北閣清

風無意下西偏梅開香引蒼公洞水落聲傳課蜜泉更上
雲臺最高處收將河嶽入詩篇

石洞誰攜酒一壺道情禪味兩模糊丹砂事業輸兒女白
雪心期是丈夫試看寒松逢歲暮幾曾丹桂有榮枯於今
莫更分門戶祇合相從覓故吾

麒麟山接鳳凰臺獨立蒼茫望眼聞我自隨緣忘去住人
誰到此賦歸來峯頭遠憶嵩雲渺澗底清分晉水迴何日
寄包禪榻畔檀林香月好徘徊

禪情詩思兩何憑小住香臺最上層別院清風雲作縷空
山臘日水無冰漫成修竹林中客閒對梅花樹下僧
西風鐘磬裏欲銷離恨竟誰能

重過清化訪九峯寺

鄂容安

再經竹塢郡更問九峯禪地在無塵境人來不住天舉頭
山是月到眼樹兼泉且欲尋詩句東橋思渺然

聞鐘不見寺寺在竹林間風雪初開霽煙霞深閉關逢源
參淨妙有路許追攀此意誰應會山僧只破顏

新晴尋舊路忽到此巖阿小逕雪泥滑四圍雲樹和地偏
憐晝靜山近覺寒多一滴能消渴茶煙出碧蘿

烟邨渺何處香界竹爲屏流水門前碧高山屋後青人誰
來問法鳥已慣聽經試看林巒外浮雲不暫停

精藍接山麓清磬出深房小住憐瀟灑長途記渺茫何時
梅子熟相憶木樨黃他日重尋處題詩應滿廊

懷慶府志 卷三十一
出寺尋歸路橫橋帶夕曛東西邨不斷高下水平分殘雪
白鋪地修篁青入雲獨來名勝地回首惜離羣

漢柏行

咏濟廟將軍柏用
杜陵古柏行原韻

沈榮昌

漢家何人畱此柏王母桃核生盤石湫流千里養根株瘠
土百年長寸尺王屋風高久支撐華蓋雲來好護惜干霄
直挺蒼龍蒼靜體新披白雪白我來遠自丹水東衣冠肅
穆朝巖官長廊靜立萬籟寂複道幽棲百慮空摩挲一碑
紀此樹樹頭凝然生古風虚心下與君子友霖雨敢竊大
夫功輪囷偃曲不任棟久視人間誰愛重天生混沌未雕
鑿古來日月自迎送粗疎那惜撼蚍蜉披拂會須翔鸞鳳
莫道穿根百丈深靈泉萬斛儲民用

覃懷災賑紀

恩詩

沈榮昌

堯年值洪水大造無如何已饑而已溺聖人憂更多繫惟
歲辛巳七月望已過五行山水怒懷襄激洪波懷州城之
北肘腋帶兩河厥名丹與沁千里出巖阿平時資灌溉茲
日逢滂沱崩潰舊屋岸駛駕衆陂陀官民齊震懾百計支
危柯一線沙隄立萬人噤勿叱神龍宛游戲噴薄駕靈鼉
夜半光如炬灼燦疑星羅金蛇掣眼角照曜同羲娥偷視
雲霾黑恍惚立萬魔赤子生魚頭滾滾出旋渦持竿呼健
卒吞聲曳且拖支撐偶獲一蹴踞如蚌螺于嗟爾何辜命
數理則那泗人藏急牒觸浪報民疴飛章晨以入夕卽奉

恩麻念爾身何棲爲汝營室家念爾口何食爲爾輓屯車
憫彼已往者恤汝魂無嗟冠蓋絡繹來爾民聽無譁
九重殷保赤膏施歲有加

帝座呼吹通都屋有何還痼瘕旣在抱喫咻同撫摩祇今
人更生

恩命又重荷官租概蠲復工帑通常科金錢贍爾手饘粥
粘爾牙婦子再團聚迎門笑且歌萬人頌祝聲醞釀爲天
和河海同清晏豐穰及黍禾相期於萬年景物如玉華

卷城懷古

毛景遂

旭日照原陵曉煙出林際驅車古戰場慨然憶盟會晉楚
迄咸秦往事波光逝高論漢以來雉堞更興廢如何圖影

家接空翠

懷慶府志卷之二十八

懷慶府志

卷之二十八

藝文詩

三

懷慶府志

卷三

藝文志

三

藝文志

制詔

漢

章帝幸河內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
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
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
利無違詔書

耕懷詔

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辟引辟之騑馬可輟解

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北魏

文帝祭濟瀆文

乾光資耀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
方澼蘊神包化北土宣績溫方湧瑞沱源導濟引流通倉
實侔四體作潤岱埒含雲吐澧潤波湛湛川風瀾瀾瞻洪
津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璆玉軒而浮被
沉璋璧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北齊

授朱崇河陽節度使制

授朱崇訓河陽節度使
平陽求瘼馮翊頒條隰川竟保於孤城汝海將繩其弊俗
其後孟津分闔上黨臨戎智謀潛契於著龜義烈彌堅于
金石擁衆而出陳兵以行指揮而神氣激揚叱咤而寇讐
惕息今則鄉閭顧慕士卒謳歌庶金成佇於寶嬰竹馬思
迎於郭汲

唐

代宗贈懷州刺史楊承仙太子少傳詔

軍興以來列郡凋耗二千石少能以政化稱者惟承仙苦
心精力惠此一州家給而知禮節氣和而無災害三年有
成表課第一賢守既歿誰其嗣之可贈太子少傳

懷慶府志

卷二十九

藝文

制詔

二

賜劉沔詔意

李德裕

勅自古出師莫重擇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鄉吳漢行軍允
如敵國本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伊洛未靖光弼以上勛
元宰移守盟津卽知急病抹難因事爲重以卿近破狂虜
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爲吾雄屏爰求威望將以撫寧
昔漢光武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
能平之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
寄任策助之口遷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
赴鎮直抵萬吾震耀威聲壯忠武犄角之形分常蛇首尾
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勉
方畧副朕誠懷

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
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
旣當形勝之地實爲要害之郡今所置制豈限常規積萬
庾於厥前尤資地利列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
宜割屬孟州仍改爲望縣其河清縣却還河南府縣官等
並准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
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宏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
分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李德裕

淮南勁兵伏灌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
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
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算皆全陰則難窺勇能
重閉亞夫緩急之任繼父絳侯祭彤禦侮之才爲吾子路
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顏行茂元莫遑定居驟聞三捷願言
奮族方展六奇遽屬爽秋暫嬰寒泄誠威重之可倚顧卧
護之未任是用改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
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束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
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勵無愧前良

授韋珩等制

元稹

授官術等制
勅河陽節度使兼監察御史韋瓘前懷州武德令李鄂
等昔先王青災肆赦則殊死以降無不宥而受財枉法
者常卒罪之以此防吏吏猶有豪奪於人者朕甚憫焉日
者覃懷有過籍之賦使吾百姓無聊生於下非瓘等爲吾
發覺則吾終不得聞東人之疾苦矣今美原藍田皆吾甸
內之邑爾其爲吾養理生息以惠窮困使天下長人之吏
知朕用廉激貪之意焉瓘可守美原令鄂可藍田令

宋

真宗賜陳堯叟詔

勅堯叟省所上表以赴河陽戀闕事具悉卿象緯儲靈珪
璋挺秀出符亭會入掌鴻樞正色立朝得大臣之體精衷

奉上有良弼之稱副彼民瞻居然國器而偶嬰疾疢願罷
鈞衡朕重違乃誠聿隆異數仍蒞陪京之鎮庶諧養素之
心方戒塗而有期遽削牘而來上傾輪懇切眷戀闕庭見
愛君之愈深宜勿藥之非晚覽觀之際駭歎良增故茲詔
示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歐陽修

勅彥博省所上表陳讓裕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
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
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
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戎命之難

書指不多及

徽宗封濟瀆詔

朕惟百川莫大四瀆禹導沈水是爲濟源漢祠滎陽具載
祀典國家登秩益嚴歲祀循用王儀所以致崇極之意也
河陽濟瀆廟清源王利澤溥博陰福吾民屬者寇發鄰郡
將犯縣境邑人奔走禱于爾大神雷雨迅興沁河有湯池
之險旌旗剡列南岸衆羽林之嚴賊徒褫魄以咸奔閭里
安堵而相慶奏函來上休應昭然嘉歎不忘宜崇美號庶
答靈貺式慰民心來格來歆一方永賴可特封清源忠護
王

懷慶府志卷二十九
高宗贈知懷州霍安國延康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
式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旣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
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搜
無援之孤城抗方虢之強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
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
之何辜爲潛然而出涕茲升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
爾精忠光吾信史

元

世祖命許衡爲懷孟教授制

谷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

之身受言者恐陽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氣所在鴛風
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擇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
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受之子弟重使王通門下
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予治

成宗贈許衡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制

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
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
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
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姦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
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歷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
教胄子乃眷鈞樞之例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

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元局道德博洽斯謂文
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錫仍爵秩之榮頒尚期有
知服茲無斁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

明

太祖告北海神文

皇帝制曰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淺深之處莫測古昔
人君名之曰海神而祭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
近代皆加以封號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朕起自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佑百神之助削平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
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治民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
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興敬羊之序三畏不敢文之

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凡
爲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君人者何
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北海名其名依時祭祀神其
鑒知尚享

太祖祭濟瀆神制

荷上天厚土之眷命蒙神之效靈以致平羣雄息禍亂君
主黔黎於華夏統控蠻夷於今十年中國康寧然於神之
祀若以上古之君而言之則君爲民而禱載有春祈秋報
之禮於斯之祀有望於神而祭之有狩於所在而燎瘞者
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於茲國爲新造民爲新安是不得
親臨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功臣謝成道士鄭允存曾

彥成以如予行奉犧牲祝帛於祠下以報效靈自今以後
歲以仲秋詣祠惟神鑒之尚饗

成祖告北海神制

比者安南逆賊黎季犛及子黎蒼逞凶肆暴屢攘邊疆侵
奪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興師問罪但遣
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之地多非其舊還地之
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占管人民劫掠資
財殺擄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安南之人重被其害誅
求百端老幼不寧占城之地累年遭其劫掠予數遣人告
諭冀其改過而賊稔惡日甚罔有悛心予爲天下主視民
塗炭安忍弗救乃命將出師聲罪改討志在弔民豈改用

奮忠賈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善良尚念將士暴露於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迢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于感疾予夙夜念此寢食弗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上帝賜以洪庥潛消瘴癘早降清涼使將士安寧百病不作特遣人致香幣牲醴詣神所祭告尚享

英宗賜田義民勅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穀草一千三百二十餘石以助賑濟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酒羊旌爲義民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故勅

景帝禱北海神制

忝承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政每
外乖茲者雨澤不敷河流欠決舟船淺滯禾稼焦萎災患
由臻公私所病究惟所自良有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
罔避而轉患爲福實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而
轉禍爲福功孰與釣特致懇祈幸副懸望謹告

穆宗贈何瑋禮部尚書諡文定制

服勤修職固人臣靖獻之忠增秩易名廼國家優崇之典
事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瑋學術
真醇操守耿介早奮身於甲第遂儲養於詞林史局編摩
褒貶允孚於衆論文場校閱甄收悉得夫名流挺峻節於

漢唐風靡之時倡正學於聖遠年湮之後經筵進講一誠
積感悟之機學憲育才兩省被陶鑄之化奉常少卿佐
累遷當倚任之方隆乃歸休之再乞時論皆仰其高致朝
廷亦鑒其悃誠特晉留都總憲之銜俾遂故里優閑之志
高風邈矣令望嗟然慨耆舊之淪凋遵遺詔而褒美贈爾
爲禮部尚書諡文定錫之誥命嗚呼官聯八座位已極于
官階名在百年榮實踰乎華袞幽靈不昧渥典其承

神宗旌獎鄭世子載堦勅

爾能非道不處惟義是循固遜王爵至厯屢疏敦復倫序
克振綱常朕心嘉悅茲特賜勅旌獎給祿建坊以示優賢
之義仍令有司辦送綵幣羊酒以爲諸藩矜式爾宜益懋

素修以永令譽欽哉故勅

疏表

揭帖附

三國魏

請修枋口表

司馬孚

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枋口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
鋌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
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逆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
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
以爲方石爲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
則閉枋斷水空渠衍漑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
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

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

北魏

諫止屠懷州城民疏

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

欲盡誅一城之民

張白澤上疏諫

張白澤

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重天下
仁者不為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郡兇肆虐輾裂
盡誅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
或有仁焉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嘆息於
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
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
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

襄慶府志

卷三十九

藝文

疏表

十一

太后從之

唐

爲許智仁奏黃河清表

崔融

臣智仁言臣聞河水清漪詩人以之興頌濁流澄鏡大聖
於是登期伏惟皇帝陛下道叶二儀功超萬古上元降祉
變孟津於淥波厚載呈祥發榮光於翠浼臣以去月得河
內縣申云自太平邨已下三十餘里河水變清各遂淺深
泠然徹底鱗介之族無所藏形嵩高維岳形入清流少室
奇峰參差具謹按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見於河伏
見涼州元石照靈命臣部黃河應時清徹天禎地魄既
符易象之文聖祚河清暗合靈圖之義古人飲其醴侯王

今乃得親觀身體太平之風目擊會昌之瑞無任悅豫之至

爲皇甫懷州讓官表

宋之問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除臣使持節懷州諸軍事守懷州刺史成命俯臨競魂自失妨賢不退無德而升恩廣錫而知慙祿彌高而轉懼臣聞國經選士有一善而不遺天爵與能從九徵而可試臣薄遊憲府累踐禮闈衣繡無執簡之才起草愧含香之列移官望苑日月其除驂駕梁園涓埃莫效剖符南峴旣慙民謠作鎮西河未寬人隱二邦爲政撫熊軾而無功八使迴軒同鶴鳴而有薦遂廼謬霑束帛猥賜褒揚頓掩前瑕更延今寵山陽大郡河內名

區桑竹蔭淇水之西井田離邨山之北將何以潤通京邑
化接神州雖勉三載之勤何補一年之借封畿之要歷選
稱難臣也胡顏敢膺斯寄伏乞再求遺玉更網潛珠庶使
賢才申共理之心聖主得分憂之地無任叨竊之至謹詣
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

表武后朝上

張廷珪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
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此明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宏誓願
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
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

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
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
如律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
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
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理
亦明矣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
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
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陛或填川澗通轉
採斫覆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憂之義愍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
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

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傷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斂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民而不忍奪其所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寧軍旅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安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里爲尚不以

人廢言幸甚幸甚謹言

第二疏

中宗朝上

臣某言臣奉勅河北道宣勞今發都下從白司馬城所遇見轉運材木雇役人夫臣勘問檢校官左藏置監事馬道得狀奉今月八日勅於坂所修營臣竊以天后朝僧懷義營剏大像竝造天堂安置令王宏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鞭捶官吏鑿山填溪以夕繼晷傷殺丁匠不可勝言費散錢數動以億計其時百姓愁苦四海騷然皇天孔明實茲降鑒凡所營構並爲災火所焚懷義之徒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近者狡豎張易之昌宗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爲國結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

官利遂又與僧萬壽等設計移此坂營建今暨逆豎夷滅
皇運中興陛下先發德音頻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
之功所以少監楊務廉遠徙屏黜頒示天下凡在中外不
勝忭躍若此像閣重復修營則與制書義殊乖越尚令二
逆遺惡未除臣雖至愚固知不可且窮土木之作竭倉庫
之資將非崇樹勝緣求諸福德者也今則興起營造採木
作坂蠕動含生因緣致死每過一日之內算數尚不可知
比及累歲而成譬喻豈復可及廣殺而求福德所獲焉補
所亡慈悲之理深未宏暢方今仲春作候當務農業臣今
在路經過全未見人耕種訪問咸稱乏絕苟求朝夕米糧
此則百姓切急誠若倒懸矣陛下受天明命作民父母可

卽日停造大像等仍重抽其錢賑濟窮乏如天恩允臣等
所請天下蒼生幸甚謹遞表奏聞伏聽勅旨

中書門下賀河陽獲白兔表

權德輿

臣某等言今日中使楊明義奉宣進止示臣河陽三城節
度使李元淳所奉今月六日於河陽縣城南社壇獲白兔
者謹按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加恩耆老則白兔見又前史
所稱多自純孝之本伏惟皇帝陛下誠合天地孝通神明
元符嘉祉遠近相屬雖此瑞獸是稱月精來應昌期皓然
雪彩當盟津之壘俯勾龍之壇邦畿士吏駭視歡賀且自
前歲以來中外所列凡在羽毛之族多呈皎潔之祥今八

陵園寢修復斯畢萬國臣寮手足相慶盛儀旣展靈貺斯臻幽贊素姿若合符契臣等謬居台鼎倍萬恒情無任慶忭之至伏請宣付史館謹奉表陳賀以聞

論河陽事宜奏

李德裕

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閔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

論河陽事宜奏

李德裕

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

論河陽事宜疏

李德裕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遍山遍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陣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

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卽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卽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姦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

論河陽事宜奏

李德裕

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矣昭義平日乃割澤州隸

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
無復憂矣

請諸道進軍狀

李德裕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突
須更尅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日一日雖是歲首亦合
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
分必須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神明裁定
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卽
待又恐賊中因蹙卽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
彼有變便須星夜進兼先差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初經
變革須得王師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

數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卽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達宏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請韓文公從祀孔廟疏

皮日休

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字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

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月富寔人思公之

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皇極委良
於晉宋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僊死者
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
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
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醢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
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世
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
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
世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
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

懷慶府志 卷三十六 藝文
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
用其書乖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典禮也大矣
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
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
十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
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之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元

請開水利表

阿合馬

懷慶路同知阿合馬言天久亢旱夏麥枯槁秋穀種不入
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丹水澆漑近山田土居
民深得其利沁水亦可灌田中統開奉詔開長設官開里

遇旱則官爲斟酌驗工多寡分水澆灌後經霖雨渠口淤塞隄堰頽圯河渠司尋亦革罷有司不爲整治因致廢壞今五十餘年渠口及舊渠跡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引水溉田於民大便可令河內五縣使水人戶自傭工力疏通渠口立牘起堰仍委諳知水利之人多方區畫視水緩急設立牘堰自下使水遇旱放牘澆田值潦閉牘退水公私便宜

明

上治河疏

潘季馴

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陝州孟縣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日之

濁今日河南之閔鄉起至歸德虞城縣止河經五府流日
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
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急
湍則至流滯故決口不塞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
停而傍溢勢所必至也是以黃河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
難自漢迄今東冲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緣非運道所經
人遂漫不關心不知上源既決運道必傷往年孫家渡黃
陵岡趙皮寨故轍可鑒也洪武中劉大夏於北岸築有長
隄一道起自曹縣界至武陟縣詹家店止延袤五百餘里
南岸逼近省城亦有長隄一道起自虞城縣至滎澤縣止
實爲中原屏蔽但地鮮老土隄皆浮沙河水一張多難保

固今逐一查核分爲緩急二工如儀封縣北煉成口舊隄一段舊壩一座南岸普家營新舊月隄蘭陽縣楊家莊至賈家樓舊隄一道南岸自陳留縣至儀封縣界舊隄一段祥符縣劉獸醫口迤南舊隄二段張家灣塌斷老壩一段達後川壩一段又自陶家店至兔伯壩埽頭集至舊隄頭長隄二道又劉獸醫口迤隄一道封邱縣荆隆口北中灤城于家店張家莊蕭家莊各有水冲潭窩又會題准荆隆口剏築遙隄一道陽武縣北岸脾沙岡埽壩原武縣舊隄一道滎澤縣北岸長隄一道自朱世花大王廟至王婁店郭家潭等處俱有潭窩歸德府考城縣北岸芝麻莊迤東埽壩三段李秀廠東隄決口唐家水口壩基商邱縣南岸

楊先口隄以上工程或剏築或加帮或填補皆係險要之處亟宜修舉者也又如儀封縣北岸榮花樹舊隄一段挖泥河舊壩坍塌祥符縣馬家口舊隄三段省城四面大隄一道陽武縣自王祐莊至脾沙岡舊隄南岸自訾家莊後至中牟縣圍墩寺舊隄原武縣南岸舊隄二段中牟縣舊隄六段俱應加帮河勢稍緩俟急工完日次第修舉者也兩工告竣則防禦可恃但築隄不難而覓土難若非真正老淤土隨沙走漂蕩無益容臣加意檢築或夾襖浮沙或夯杵不實將河官參治又查得徭編河堡銀工役所恃爲生者也有司視爲末務倦於追徵吏書乾沒收頭侵尅近聞併入條鞭解京止餘畸零八百甫尺量尾皆作可直錢

糧請令追徵立限催比如完不及三分之二者自遇考滿
陞遷不准離任庶知儆惕而錢糧自裕矣又臣惟河防在
隄而守隄在人宜令隄壩之上每二里修一堡房令堡老
堡夫常川住守防護埽岸修補坍塌填塞穴洞看守柳株
三伏九秋之間不分風雨晝夜防守法至備矣但不周恤
人心易怠宜於近隄官地堡老給與六畝堡夫五畝以便
耕種稍助食用仍給帖照免其糧差則人心樂爲之用而
隄防可久矣詔從之

請災蠲疏

胡宣

奏爲地方災異乞恩救荒等事臣欽蒙聖恩除懷慶府溫
縣知縣臣一入溫縣境界田野荒蕪土地乾燥十室九空

盡是逃亡屋基三羣兩夥舉爲趲食遊民烟火斷絕雞犬
無聞啼飢號寒而哀聲動地拋妻棄子而怨氣沖天道傍
死屍惟存其骨林中樹木盡去其皮觀此災異實爲可憐
有傷邦本良可惜也臣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隨據本縣
太平鄉里老朱福等連名狀告本縣地狹民貧素無積蓄
先自成化十七年天時大旱田種無收十八年大水人畜
口沒十九年蟲蝻生發食傷苗稼累年被灾困苦無伸荷
蒙朝廷垂憫小民已將該徵錢糧寬免蒙福未有逃竄不
期自成化十九年來至二十年十一月一向亢陽二麥不
收秋田無種况本縣倉廩空虛無從賑濟各行採食木皮
蓬蒿已盡摘掃槐子蒺藜將無自將猪犬牛羊俱各宰烹

又將房屋拆壞變賣度日間有鬻賣子女以易粟穀人
肉以充腹蒙本縣累行申達合於上司乞爲撥糧救濟奈
一時未到飢餓難忍相率逃移趨食去訖又兼逼迫拖欠
錢糧以此小民愈思逃竄若不備情上告給糧賑濟民命
難存等因到縣臣恐未的臣就於次年正月初二日親詣
各鄉逐一踏勘盡日不見人行沿村不聞烟火瓦礫蕭然
屋廬傾頽有飢餓不能出門戶者有殭死空房無人埋瘞
者途間不敢獨行多被飢民打食甚至同行至親相爲割
食救命俱係窮極不畏明禁除責委本縣典史張英督令
地方火甲埋瘞巡視外臣勘得本縣逃移者十有八九見
存者百無一二已委本縣縣丞劉璠前往鳳陽等府招撫

外臣竊見河南等府惟懷慶被災甚重懷慶六縣惟溫縣尤重查得本縣自成化十九年拖欠一應夏稅秋糧及棗子易米共三萬二千八百石一斗二升濶絹八百九十二疋馬草七萬束今年飢民流移向後豈無躲避縱有一年豐收難補數年拖欠乞將歷年逋負量免以安民心本縣原派京班皂隸一十五名楊邨閤夫十名鄭府長史司皂隸十名拖欠成化十八年紅花一千四百觔水牛皮二百二十五張成化二十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原額歲辦皮張共一千一百二十五張折胖襖一百四十件俱係上戶應當今民已逃竄無從解發誠恐臨時悞事累罪不便合無文辰有收去處待民復業照舊起解庶甦民困如蒙准

奏皇上以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懷生民之疾苦惟一視同仁乞勅該部會議將前項拖欠量行蠲免京班等項暫且改派差官賑濟便益臣干冒天威不勝悚慄具本專差司吏方璽親賫謹具奏聞成化二十一年月日奉聖旨錢糧蠲免差官賑濟該部知道

均糧疏

王德明

臣按河南省七府一州計地則懷慶狹於各府計稅則各府輕於懷慶如開封府四十二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七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石有零河南府十四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四十八萬一千三百六十八石南陽府十三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石有零汝寧

府十四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有零衛輝府六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四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有零彰德府七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二千五百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石有零汝州四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一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一石有零懷慶府六縣夏秋起存錢糧共三十三萬六百二十二石有零因府計縣因縣計里因里計稅懷慶與各府其地廣狹稅之輕重不辨自明雖當大有之秋一夫必貢寸土不遺尚不足以完該年之稅況值此荒歉相繼之歲驅此溝壑所餘之民以完二十四萬有餘秋稅臣雖至愚亦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憐比錢民重比中土勅下戶部再加察訪仰至言不謬

將該年秋稅暫且停徵其自來偏重錢糧轉行撫按及二
司再行查勘如懷慶之與各府果係地狹稅重通融灑派
俾積年不平之事自此而平可也若曰遵行既久久則難
變此遷就固陋之云豈可與更化而善治也哉必不得已
將七府各倉輕糧儘派本府本府各倉重糧儘攤各府庶
稅可少輕而民可少愒然終不若均之爲愈也臣德明冒
死上言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均糧疏

紀誠

臣備員守職待罪應朝例得據見聞直言利弊臣不敢妄
越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敬爲陛下陳之思惟國初定職
止據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薄厚於其間也

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俱遭兵其時地荒故其糧頗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地方熟故其糧頗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爲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亦何有不可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至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在二縣如此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其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於懷慶北枕行山南環黃河中流丹沁年年衝壓則膏腴變爲鹹荒者不下

十百餘頃又且有藩封各墳址之開占是以糧有包空之
說因而人之逃者相繼先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
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爲二十九
里凡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
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
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臣奉命守此土入
其境見其民心竊恫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楊光張相等
連名告乞俯念地糧偏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民等事
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地四萬二千
八百九頃該糧三十三萬六百二十二石如歸德府七萬
四百餘頃止徵糧六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石計其地懷慶

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二而其糧多不止於十數倍況
懷慶之地每二百四十步爲畝每畝徵糧二三合多不過
一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糧以一役之微而免
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三四十畝之稅懷
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乃得以恣飛詭影射
之奸於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
累將何時已乎伏望陛下俯察臣言勅令戶部調查黃冊
與河南總會文冊一一對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糧若干今
增地若干該糧若干復查懷慶是否衝壓有無開占該餘
若干公視八府爲一體惟計畝均糧可增則增可減則減
當統一之日立畫一之法則在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

也若開封等各府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
姑先調停如糧數雖同而起運存留有輕重之互異起運
雖同而本色折色有省費之不倫卽於派糧之日酌量輕
重定爲規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糧七分起運糧三分算每
地一畝仍改重糧二升三合四勺輕糧五升四合六勺較
之他府雖猶重數倍比之往年則畧輕二升所謂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灘兌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糧又
爲尤重或將此項重糧通行除兌或量免一半另改起運
折色錢糧以充其數夫兌運改爲折色則本色之費用可
輕起運改爲存留則輸納之艱苦可免雖不能通融均灑
於一省之中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輕於一省之內

懷慶府志 卷二十六 藝文 三
子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上待罪之官亦得以勉修職業也惟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

印官病故祈補賢良以救危急疏

張三就

臣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河南蝗旱人死強半盜賊蜂起所在靡寧見於撫按疏中我皇上固洞照無遺矣而修武自流寇破城之後死者屍骸尚暴生者皮骨僅存比之鄰封原自有間臣於本年四月離家飛鴻遍野燐火滿溝傷心慘目已是不忍見不忍言之光景也行至中途遇新選知縣范士偉道左立談相向痛哭本官灑淚作別慨然以不愛踵項自矢未歷三月果有傳聞本官恩威並濟心血幾枯民亦感泣寧甘餓死不肯作賊臣於是大爲手額竊

爲地方之殘子慶幸忽於本月初五日接臣男張四可手
扎內云本官拮据過苦憂鬱轉深數旬卧榻一朝長逝然
本縣貧民一向不敢爲非者蓋一戀於本官之撫綏多方
一懾於本官之鈐束有法耳此時此際復何依倚而不動
計無復之之想復何忌憚而不爲僥倖萬一之圖乎人情
洶湧包藏莫測殆不知旦晚間作何結局也府道緣此嗟
嘆僉謂修武薄福此何等世界而可使一日無如此賢父
母耶臣閱之未竟不覺拊膺流涕彼一孺子尚知爲父母
之邦慮臣能默默而處於此謹據前情爲我皇上陳之伏
望軫念殘邑安危祇在呼吸之間勅該部詳爲擇人速行
銓補且勒限赴任使之盡力料理一番庶竈底抽薪視揚

湯止沸當大有逕庭也不然飢餓窘于前催科迫於後鄰
封橫逞之徒見有榜樣爲之煽惑爲之餌誘而無依倚無
忌憚之愚氓不得大有力者銷彌其間恐二十九社之焚
焚立化爲綠林盜藪矣

改驛奏疏

失名

題爲叛國巨寇破城劫庫掃境焚戮伏乞聖明乾元再造
改驛蠲徵以暢皇仁事臣聞漢史司馬遷有言人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親臣當痛苦慘怛之
極者也恭誦我聖祖高皇帝卧禪天下利病諸人皆許
言惟生員不許事切已身許家人抱告聖謨洋洋臣顧
慄慄豈敢越轍但臣念父死於賊母死於賊兄弟妻子

親族屬死於賊師友親鄰邑民萬命死於賊舉目淒涼

親族屬死於賊師友鄉鄰邑民萬命死於賊舉目淒涼彌
天冤痛一念追憶仆地昏絕臣幸得九死一生之餘息抱
不共戴天之仇冤故不敢自愛首領匍匐萬里伏奏天朝
願誅賊之殘毒伸萬命之冤益疏驛路之斷阻成再造之
生機皇上垂聽而憐察焉修邑在該省八郡中最屬地瘠
最屬民貧行山北鎮沁水南臨陡坡石磴磽确亢鹵居七
中間可耕者僅一帶之地耳近年遼餉浹加驛遞衝繁差
已派徵而復出民間賦既全完而仍徵來歲殫其地之出
竭其虛之入不足敷三徵百孔之併用也猶幸有父子兄
弟聚首偕謀鬻子負債緩死析楊之下意以食一日毛土
輸國家一日九賦之征延一歲餘生効一歲國家狗馬之

力柰皇天降禍去歲九月二十二日陝西反賊稱二十萬
衆由柏山口颺忽驟至縱橫百二十里蛇蹤豕跡接踵摩
肩毒手霜鋒一概屠戮兩日夜殺死鄉民李林等屍橫遍
地何啻巨萬行山前後溝塗枕籍二十四日進修城劫庫
獄焚文卷燒房屋掠馬一百餘匹殺縣丞周玖傳典史于
守彬訓導朱家彥驛丞張社殺鄉官教諭李時華教授侯
來同支解戊子庫大使焦鏞及邑之士民不可悉計流賊
既劫掠殺於前陽和衛救兵獻功復殺於後共殺在城百
姓呂尚德等三千餘級生員楊某妻薛氏等懼辱抱嬰攜
梃自盡池井疊屍幾滿有乘夜南逃至沁者武陟禁渡賊
至剝衣露體投河爭先含羞葬鯨鯢之腹母子屍相抱不

舍閨闈何罪嬰赤何仇天地改觀乾坤震盪悲風怒起河水塞流鄉城池井預沁兩河蝗投蟻集之冤靈又不啻二千餘矣逃陟獲輝三縣被殺者不計也其舉火則百炬天紅萬室灰燼其間有老者病者不能逃避或鎖數百於一樓或杜數百於土洞縱火焚薰烈焰中悲號悽慘不移時叠屍熟鑿矣其殘刻則置赤鑿於胸腹以行炮烙焚油絮於耳鼻以效臍燈或点嬰兒或剜兩睛或殺滿門男婦老穉牛馬金帛一掃盡空陽和衛兵平陵迤南扎營東離城三十里許逗遛三日任賊殺掠二十六日方纔進兵賊聞復由山後殺回而西陽和衛兵獻功殺掠與賊亦畧相當剩餘者皆屏息屍底埋身草萊并逃脫仍迴者寥寥落落

僅十分之二三耳蓋逆賊煽禍何代無之荼毒未有如修民殘酷未有如流寇以貧無錢買命又內有猖賊報馬頭山往歲攻擊之恨故也見今賊勢燎原垂涎中土或遠或近風鶴魂驚二月二十九日賊再入寇河武修三縣境界大勢愈熾慘酷同前循山札營分兵四掠夜焚民舍光映四五十里晝劫鄉邨各處三二百家三月初一日由修境霍邨往東殺至吳邨輝縣界殺死七百餘人沿山西廻薰死殺死又共約一千餘人而山民殆無噍類矣臣痛父母摧心如割憶妻孥憤辱難堪國家三百年休養生息之赤子豈容供逆賊無饜之凶鋒是以披心瀝胆冒罪瀆奏臣首陳驛路當急改者古由南路今由北路改北路於南有

衆善之兼該者請陳管測之見乞聖明採擇焉起孟縣河陽驛東至覃懷驛又東至寧郭驛各七十里東至武安驛又東至崇寧驛各五十里共二百四十里在沁河北行山前是爲北路起河陽驛東至溫縣古名溫泉驛五十里又東至武陟縣又東至亢邨驛各六十里共一百七十里在沁河南是爲南路議行南路者惟移兩驛減六驛爲四驛減二百四十里爲一百七十里減二萬一千金之費爲四千金之費也蓋移兩驛者移覃懷驛於溫縣再置溫泉驛覃懷驛所之官吏隨之以本驛所銀十分之二貼溫餘銀解上充餉移寧郭驛於武陟本縣原有之驛不必貼減兩驛者減修武一驛官吏隨減以本驛所銀十分之二貼溫

餘銀解上充餉減獲嘉崇寧驛驛所官吏隨減以崇寧驛所銀十分之二貼亢邨驛餘銀解上充餉以數計之臣縣馬頭七十脚每年工食銀五千二百八十五兩牛頭七十脚工食銀二千三十兩共七千三百一十五兩合之覃懷兩驛所大約相同修銀當得二萬一千餘金之數各該貼驛所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三處共貼銀四千三百八十六兩一歲可減萬有餘金且有三便神京川陝七省三關未必無徵取警報之急勢關呼吸湍逝雲飛北路遠七十里七八月秋雨淋漓波水建瓴驛路汪洋動阻旬月南路則河低路高沙岡乾坦絕無水患減兩驛而仍近七十里此一便也逆賊劫民先索驛馬次索金銀則知賊匪延虎

視者惟馬亦探路逕險易以爲撓取之計修彈丸山城內
無兵守外無救援賊如入無人之境安得不失設復買馬
置驛賊來刼掠可企足而俟南路則南黃北沁陟溫居其
中間陟以東三十里許黃沁交流地名合河口驛改南路
者賊不得一蹴飛渡亦不得銜枚暗襲誠慮三面阻河正
西一面以精兵掩之將人人授首故連次沁北焚殺無藝
沁南安堵如故者以有此天限地塹之險也此二便也過
客流離間關銜命千里倘重繫軍國一有蹉跌其如急務
何今賊在北山後安營由山口往返出入時來清化鎮及
修境殺人刼糧此寧可令過客行乎惟南路則境中頗靖
行李可以無虞此三便也

此疏不全以其言流
寇之禍頗詳故存之

止臨德二倉本色揭帖

王玉鉉

揭爲乞遵祖制以免偏殺以完額糧事新議河北三郡正
兌漕米俱徵本色抵兌臨德二倉麥折米將河南各州縣
二倉米每石派給正兌價改還兌軍其間汝南二郡徵銀
給解二倉各項襍費謂有數便夫於河南則數便於河北
則數不便何也新議言民出粟之易夫河北南濱河北阻
山十年九旱又土鬆無塘水濱河則不宜穀阻山則宜穀
不耐旱故民之粟有以別田易銀而得之者有賣房產子
女易銀而得之者則粟之得最不屬衛河雖係運道民居
豈盡傍河如修武去河五十里濟源去河三百里五十里
運石費斗三百里運石費石則粟之運又不易粟至州縣

吏胥閱之佐貳閱之閱之卽需索之需索而得則粗也爲
精而難在大戶需索而不得則精也爲粗而難在納戶則
粟之上又不易粟入於船船夫竊之百法不能禁粟運於
脚脚夫竊之百法不能禁粟入於場而曬場夫竊之百法
不能禁幾經竊而百石不及九十則粟之入又不易故每
遇凶荒民引領拭目而望曰庶折色乎以活殘喘誰有思
徵粟者新議所謂粟之便大不便也新議又謂水泉可借
夫米竊於船夫非水泉乎况屯子馬頭十數里石角參差
十船而敗者一水中多年橋柱杈槎十船而敗者二非水
泉乎新議所謂水泉之便大不便也新議又謂減道路之
苦夫河南通判誠無輪往之勞河北三郡通判既往臨又

往德又還灘往一處者勞乎往三處者勞乎八郡輪往者勞乎三郡獨往者勞乎新議所謂減道路之苦大不便也新議又謂二倉銀減去五釐尚有剩銀行一二年不妨再減夫河南徵銀明中之減可以數計抑知河北徵米暗中之增有不可以數計乎新議既云官解又云令往年大戶一併解納夫官有解糧之虛名民受解糧之實禍官何益乎况大戶無官猶可自圖便宜益之以官官不滋擾乎新議官盤費十二兩快手盤費一兩二錢夫二倉係行糧必盡給軍而後完動歷三時官盤費豈能足用不取之大戶則累在官快取之大戶則累在大戶究之豈有不取者乎新議謂本色至倉不由斗歇夫業已在客何能無歇業已

名倉不能無斗但抬價之弊本色所無而轉運竊取

名倉不能無斗但抬價之弊本色所無而轉運竊取需索之弊已百倍于抬價矣故新議拔本塞源數事大不便也新議謂二倉該省稱傾家之役誠爲有見之言然試算之如二郡四州二十四縣分二倉一萬四千九百石大約不過每縣五百石僉入大戶每戶不過八十石卽有所賠其何能幾三郡一州十四縣分八萬八千石大約每縣當得六千石僉入大戶每戶當得八百石此之所賠寧有算乎彼以一萬四千比之八萬八千傾之傾者也始以八郡十二州百有四縣而傾今三郡一州一十四縣傾之傾者也彼攜銀糴粟而傾此三千二百里之轉輸傾之傾者也正兌九萬六千石內有二萬二千石折色已足傾家今上二

倉併二萬二千石之折而不得傾更何如正兌五六年內
時遇凶荒有年折色足傾家今二倉係軍自領併一年之
折而不得傾更何如正改兌一處收已足傾家今以二倉
兼改兌歷三處數衙門起廻數批而後完傾更何如河北
之赴灘如何南之赴臨德除二百年人情極熟習有不忍
欺不敢欺不能欺之意已足傾家今遷二倉客投觀潦而
主按劒傾更何如夫新議所稱便者可一言而盡不過謂
遠糴不如近運今謂新議三不便者亦可一言而盡卽謂
近運又不如遠糴也況二倉之苦不在遠糴在二十處
點與歷三時不了之費耳夫二十處打點與歷三時不了
之費彼亦一費此亦一費何間然之有而顧以相移也矣

河南三百六十步計畝河北以二百四十步計畝河南糧石不及河北十分之二今併彼萬九千之倉糧而亦去減之又減將無糧可減而後已乎併我二萬二千之折色而亦徵增之又增將無民可增而後已乎均爲國家之赤子使河南受用河北受累其將忍乎夫二倉正兌不知起自何年然祖宗朝業已行之永久不可不謂之祖制當時河北州縣正改數多河南各州縣二倉數少調停豈不盡善今以河南之小不便貽河北之大不便此何以說也夫祖制而有不善也猶不可廢况祖制而無不善也何廢之有夫易窮則變而不窮則不變可知夫使不窮而變將愈窮而不通何如不變之爲愈也惟採而擇之勿使河北父子

卷二十九
兄弟至今日而斬刈云

改驛揭帖

王玉鉉

揭爲省驛改道萬全無害事懷慶驛路自河陽驛至覃懷驛七十里覃懷驛至寧郭驛六十里寧郭驛至修武五十里修武至獲嘉五十里大約河陽至獲嘉由今路二百三十里而遙諺所謂弓背也河陽至溫縣五十里溫縣至武陟六十里而近武陟至獲嘉六十里而近大約河陽至獲嘉由南路一百七十里而近諺所謂弓絃也又秋雨淋漓崇義至懷慶渠水所溢大路難行懷慶至獲嘉山水所集大路難行河陽至武陟水歸黃沁則路乾可行也又河陽至獲嘉由今路泥路難行由南路則沙路可行也由今路

遠六十里路泥而常水由南路近六十里路沙而常乾王
與父老議河陽而東於溫縣置驛省覃懷驛所並官吏而
以原驛所銀十二分之四貼溫縣由溫縣而東於武陟置
驛省寧郭驛所並官吏歸武陟武陟而東竟至獲嘉省修
武驛所並官吏而以原驛所銀十分之四亦貼溫縣省五
驛爲四驛省二百三十里爲一百七十里王以爲有數便
焉或曰溫縣得無不便乎曰溫縣亦便何也驛在十五年
前民以爲利爲過客少而工食多也其後過客漸多工食
漸少始爲民害今覃懷移四千兩以貼溫縣修武移三千
兩以貼溫縣則過客雖多工食亦不少如修武驛馬一脚
應領銀四十五兩今溫縣每脚加以十五兩溫之民且以

爲利而何害之有曰兩道公祖不時查盤本府與彰衛不時晉謁南路不稍遠乎又平陽一郡澤州一州之赴京者吳楚三晉之往來者百萬善而東至獲嘉南至武陟不又遠乎曰此有處也修武里長馬二十九腳南馬十一匹合之得四十腳畱南馬與里長馬同供縣役以應上司河內里長馬今四十餘腳添足七十餘腳南馬二十腳合之得九十餘腳畱里長馬六十腳供縣役分里長馬十餘腳並南馬二十腳合之得三十餘腳駐沙兵舖以應上司外修武沙邱舖各畱接遞夫四十名亦可以應司府與過客矣由沙邱舖行者如全無驛遞之縣止應親臨上司固爲便由南路行者全無親臨上司止應過客亦便之使者也但

佐貳官教官舊止用里長馬一匹不分銀兩各房銀兩吏書並不用里長馬今佐貳官教官既分銀二十四兩外又索里長馬各房吏書亦不時用之里長馬之累幾與驛馬等然此一片牘可革易爲耳夫由今路而行如此之不便由南路而行如此之便而每安焉不改者何也事初或起于多劇而人情每狃于積習也然玉歷攷古昔則南路之行又非自今日而始者書曰覃懷底績舊覃懷在武陟縣張邨正南路所由故城猶在謂之覃平廣可知底績於此開道於此可知至晉文之霸東諸侯會焉曰會於溫盟於踐土皆溫路也晉悼之霸東諸侯赴焉曰會於湫梁會於邢邱湫梁今沅河邢邱今平皋亦溫路也漢高帝宿小修

武小修武卽今宣陽驛亦武陟往獲嘉之路也况宣陽無驛而以驛名其爲古驛可知也惟武王伐商由邢邱出北路如造甲店承恩鎮待王鎮以至修武說苑所載歷歷可攷乃在今路之北蓋過邢邱而北依山傍險而行如孔明出師五丈原程子以爲以高臨卑真用兵之處也故武德鎮武陟原武陽武五屯之四在南獨修武一屯在北而師出其間可見古昔原由南道不知改自何時而據今則從南道便夫人而知之也昔人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又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三驛之改謂之非常事不可然以二百五十年之路而改之一旦謂之常事亦不可故

以語常人，有捲舌而不敢議耳。愚常見爲民之事，在喜事風生者，反袖手不出，而愷悌廉平之長，每直前而勇往，何也？爲民之心切，而圖民之便者急也。今爲國爲民千載一時，鄉邦之人不知則可知，而不言於吾鄉爲不仁於吾君。吾父爲不忠，玉也不揣草茅一得之愚，輒自陳焉。惟老公祖超然洞覽，豁然大觀，深計而獨斷，熟察而致行，軍國幸甚，過客幸甚，懷慶一郡官民幸甚。

國朝

議杜河患疏

許作梅

題爲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河沿河州縣節年水患，頻仍人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卽伏秋

水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源出綿山每年夏秋間合諸山之水並流懷慶由武陟入黃河南岸高凸衝決時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爲障比年無專官料理故堤防未修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休近雖奉

旨估計修築祇應故事去年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藩親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係新添衙門

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不與聞衝塞不與問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消河患也臣謂衛水分司駐劄輝縣雖

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提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秦銷工大則本年額徵不足關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徵有餘留爲次年之用其沿河隄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

再請懷屬改食蘆鹽疏

王日藻

題爲再請懷屬改食蘆鹽以疏鹽政以便民生事該臣看得從來設立鹽政上有益於

國下有便於民生豈可使鹽額日虧民生日蹙止聽商人專利自肥橫踞以爲子孫世業也如懷慶食用河東引鹽

崎嶇遼遠兼池多積水鹽少價貴引不能銷致官累考成

民憂淡食

臣

目擊情形曾於康熙二十一年具有請改懷

屬行鹽之法一疏部覆行

臣

竝蘆東二巡鹽御史將改食

蘆鹽有無便於民生之處公同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嗣

臣

等會題疏稱河東池遭水患產鹽無多商運不繼價值騰

貴官紳士民咸苦淡食是以有改食蘆鹽之請易運易銷

允協輿情改之爲便復據東商紛紛僉云今鹽花漸生鹽

多而價可減計用皮袋盛鹽載之木筏投入黃河順流直

抵孟津界屬商人認銷今因民便議令改食等因具題部

議懷慶府民食河東之鹽歷年已久仍應照舊行銷行令

臣等嚴飭該地方官令各商將鹽觔照依時價發賣不許

高擡價值苦累小民等因具題奉

俞旨欽遵抄部移咨到

臣

隨即轉行該地方官遵照去後

今又兩年矣向猶因產鹽少而裝運難□□鹽半硝高價發賣今竟無鹽攙和竝無價可擡□□猶以彼處客商逃遁再覓本地小販領引赴買今□買鹽而去空手而歸矣向猶望鹽花漸生今則夏□秋霖池水愈深遊魚產蛙卽有顆粒之鹽供晉省之支用而虞不足矣若云俟鹽多價減真所謂時日難待竊念鹽爲日用必需之物小民一日不得鹽猶饑荒之一日不得食也豈可須臾緩乎引張按季疏銷前季未完後季復壅豈能課無虧乎邇來民苦淡食先患浮腫繼則疔羸再欲從事於力作不能也官慮

考成先猶念切功名繼亦靜聽註誤雖嚴加之以處分無益也查食河東之引鹽不便有一次會議必有一番狡口支吾彼意完結之後何妨爲害如故獨不念民命堪憐今貧者束手待斃富者亦遷徙而就食蘆鹽地方黠者不得不暗食私鹽愚者或攜帶一二觔遂致被獲身家爲之立破種種不堪無日不匍匐省會環泣盈庭真繪圖難盡若改食便民而有妨於

國課不可行也便民而竝使課額早完豈可聽商人私心異議俾官與民俱受其害耶鹽政係鹽差臣職掌而臣諄諄不敢不再爲籲

天請

命者則以民爲邦本臣責任撫綏之故也查江西吉安府
湖廣衡永寶各府俱食粵鹽不過因途路遙遠今俱改食
淮鹽是有例可援况懷慶原食長蘆引鹽後令改撥河東
茲特歸正竝非創舉一轉移間早行一日則

國計民生早受一日之益至從前曾經河商完過課銀各
引令蘆商代銷扣還是以最便而無難耳伏乞

皇上特賜乾斷勅部議允施行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
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四月二十日部覆奉

旨依議

河北道重勘廣濟豐稔兩河檄文

附錄

爲培葦建閘侵霸水利事准布政司咨開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貴道咨據署沁河通判朱俠呈稱會同孟縣於九月初八日詣濟邑之五龍口查勘廣豐兩河由濟十餘里始入河孟溫武四邑灌地之餘仍歸黃沁河內誌載兩渠之下分二十四堰以出力開河之民別爲利戶濟源之有利者分五堰河孟溫武之有利者分十九堰每月兩輪照號用水必先武陟次孟縣溫縣次河濟自下而上俾狡情者不得無功竊利法之善也迨日久弊生加以人情喜逸而惡勞武溫孟僅存分堰之名並無分水之實究其故伊等懈於疏濬浼河民代爲出夫卽代用其水於是經制壞而爭端起矣致令濟民無利者得以藉口五邑協

力開河水利盡歸河內他邑旣不得沾澤壞我濟地將糧
換水而獨不得用水乎於是爲橋溝洞培蘆葦無利無號
之私閘實有妨於有利有號之公堰由故明以迄於今河
民嘵嘵不休而此案究竟未結也職等參考舊卷博採輿
情查前明袁令二十四堰之分設委爲百世不易之良規
欲息斯民之爭端尚復前縣之舊制合無仍照袁令詳定
各堰名色各邑秉公將有利之戶造冊送府用印發各縣
存案設立堰長照號使水自下而上河民旣不代用三邑
之水濟民何由垂無利之涎又查廣濟河李化雲等水車
五輛利豐河李定宇水車一輛惟葛自新係開山公直葛
汝能之子孫汝能有功於河准其在永益灌地因此堰地

高河深非車不得水利自新委係利戶應准其一車使水其餘一槩拆去庶無利者不得開私建之端但置車必用礮心河窄恐多淤塞今准伊用水車應將本車上下河身丈量寬深若干自本車礮心牆外對面開寬與上下河身相等則水車從傍轉運亦不致堵截河心有妨下源矣又查南程程邨樊莊梨林許邨朱邨一帶莊邨橋閘蘆葦皆濟民無利戶也當開河之日漠然視之誠屬愚情伊等雖云將糧換水載在府碑查碑文實未曾指名各將某地換某地水也况二十四堰之中濟民原分五堰是利者已沐其上流矣至河紳楊姓價買濟地開河不惟勒之於石而又筆之於書至今銀數地主班班可考應將私置私建

之處拆去磯心毀其閘底芟其蘆葦將見百年未結之案
一旦冰釋第恐雨澤有愆期之日寧有水流濟地忍坐視
數邨之枯槁而不與杯杓以潤之者乎職等細考經制紊
亂之由皆係下游之民去上游甚遠艱於跋涉以致河身
日淤水流不暢爭端日起令無行令各邑督率有利之民
各在本管境內照地出夫及時疏濬既免裹糧之煩又省
科派之擾惟廣濟豐稔兩河咸在濟境既禁其截水復派
其疏濬無利出力與無功使水者同應將兩河之在濟境
者責令南程程邨樊莊梨林許邨朱邨等處無利之戶按
地疏濬准其各家畛頭凡地高于水者用桔槔車水灌地
水高於地者用芭斗戽水灌地人力用水江浙皆然凡上

游無利者止許用此法灌溉不許私建閘堰在濟民無利者可免槁苗之憂於下游亦無妨礙上下相安爭端自息然需取具無利戶情願疏河認狀甘結由該縣送本府並水利廳衙門存案如伊等疏濬潦草或有壅阻情弊許下游之民赴各縣稟閱查究倘蒙准行飭令各邑勒石遵守其河渠每歲疏濬二次限以二月十月各縣率典史督夫疏濬完日報府查考如一歲之中疏濬如式者將各縣記功不如式者記過如是則賞罰嚴明責有攸歸而爭端可息水利永興矣至濟民私建水車橋閘培植蘆葦昨經職等查詢伊等自知理屈俯首無辭相應免究等情到道繪圖貼說申送移司詳院蒙總督河東部院批仰卽轉飭該

廳縣照議速行勒石永遵仍取墨揭並濟民無利戶情願
疏河認狀甘結併送查圖存查等因到府行縣勒石

書啟

晉

移征鎮書

苟 晞

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季龍階禍於
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
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埋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
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張被中詔委以
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卽
日得滎陽太守丁疑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

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
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
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王室勿俾口口是
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
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
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
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唐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鎮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
指爲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

以壯健下學之徒不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
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學加
以儉克好立功名令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
屈指延頸佇觀德政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
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閣取隴城緝爲郡縣命誅襍寇收其
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
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尊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
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
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
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復使儒生
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

卷二十一
書
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
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
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愚再拜

明

停關寧米荳書

王漢

關寧米荳關係邊方況在有司恐不努力急公敢不畏此
功令但河朔情形有萬分重於關寧者有萬分危於關寧
者有萬分不得不急於關寧者漢不得不以死爭之也河
朔頻年災荒至庚辰而生路絕矣食草木者經一年食人
者經一年秋冬以來至有父子兄弟夫婦相食而重刑不
顧者强者食人弱者爲人食始而强者爲賊繼而弱者亦

爲賊賊生如蝗蝻隨捕隨起不可盡數月以來漢以太行
爲家以弓刀矢石爲枕席非入山捕賊卽撫子遺而哭除
勦賊城守之外不知催錢糧爲何事也豈可怪者百姓因
飢死做賊今併富室舊家盡成餓殍邨落邱墟人煙斷絕
賊亦無處打糧賊且食賊矣做賊本爲逃死今一戰之下
餓首千百人兵士盡齎其肉卽食人者亦爲人食矣似此
景象中原一塊土朝不保夕而猶以催科助之有司豈復
知有死所乎天不悔禍闖賊新破洛陽兩河大搖土賊蠡
應一城之外莫非戰場且聞闖賊舉動大非昔比懷慶距
洛陽近在百五十里內兇氛熒發呼吸叵測此時猶不收
拾人心而求粟於食人之時徒有此名以爲奸人口實乎

勿論招買津米萬萬不可行卽漕糧軍國根本至今顆粟
未收漢以性命聽之矣以用兵言之寇在門庭河朔不輕
於關寧以封疆言之腹心重地河朔不輕於關寧矣揭
言之飢民在內強寇在外河朔危急且十倍於關寧矣揭
竿之可畏不後於外警而養兵士之爲急不若安飢民之
更急也嗟乎朝廷念河朔飢且救民以死豈復求之以粟
民不知有死豈復知有法漢不知有身豈復知有官招買
津米之役此頭可斷此檄必不敢奉命矣乞賜轉達天津
軍門不如直告君父別作計較雖嚴檄雨下徒有文字之
煩無濟於事漢久辦與飢民同死矣事情迫切語不擇
伏乞裁酌

國朝

與彭郡伯書

蕭家芝

懷郡鹽法雖舊隸河東但前此池有餘鹽鹽有餘商商衆
鹽多民不爲累近因雨潦池鹽頓減就運城置買其價固
已騰踊又歷西烏嶺東烏嶺十八盤天井關碗子城諸處
千山峻嶮萬壑崎嶇況戶口課鹽升斗亦須自運商人珍
爲奇貨貧民視爲畏塗鹽法壅滯民病難堪若咬河東而
長蘆易山運而水輓黃河預河一船可到卽不然平原曠
野車騎皆可長驅在商人不苦轉運之難在小民不受鹽
引之累裕國惠民孰大於是者乎

上大中丞取丹水書

蕭瑞苞

丹河發源高平縣透迤萬峯間經二百餘里至河內出山
每遇霖潦此二百餘里山水盡瀉丹河漲勢最爲洶礚賴
丹口兩旁卽分十有九渠一以灌溉民田一以分殺水勢
小丹河者十有九渠之一而最十八渠之上遊者也本年
三月內因漕河水淺將小丹河斗門拆去四月初旬又於
大丹河橫河築堰篋婁土屯逼水全傾小丹河涓滴不留
事關漕運小民豈敢違阻但河內錢糧較他邑獨重而丹
水兩旁之錢糧爲尤重以水利故耳地居山麓土性燥烈
又浸灌日久田地以水爲命數日無水禾黍便枯光溝長
明溝等渠載在酈注從古已然今小丹河有水而不敢灌
溉十八渠無水而不能灌溉地畝之收穫頓減錢糧之重

苦猶昔他時催科迫急之際箠楚窮黎將於何處呼籲此
異日之事也目下沿山邨落穿井至十餘丈輒穿輒壞訖
不成功渠水枯竭飲食所需有在數里之外有在十數里
之外者矣尤可畏者每丹水暴發蛟龍鼓浪吞噬崖岸如
湯沃雪幸河身低下沁水來迎故居人不以漂沒爲憂小
丹河束以高岸經清化修武獲嘉蠃蠃二百里而後達於
衛河往時山水下瀉清化以東往往一望澤國阻絕行人
若復以丹水全力注之無論萬井湮沒之禍無人執其咎
萬一浩浩洋洋運道從此泛溢不幾貽國家飛輓之憂乎
竊思膏腴之地化爲芻牧之場是小民一死也以芻牧之
田復辦膏腴之稅是小民二死也無飲之苦甚於無食是

小民三死也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是小民四死也
又持畚耜鍤日役數百人當荒歉之餘率多枵腹從事是
小民五死也況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今於運河之中增一
安瀾丹水所補幾何上論漕運則所濟者少下論民田則
所損者多伏望勘酌利病使間閭之苦不壅於上聞則史
白之功再見於今日矣

論議

明

濟河圖論

陸 鉉

禹貢濟河惟兗州又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
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沅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邱縣北又東過宛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入鉅野澤過壽張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郡入海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於海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明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

道遂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
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
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
海實濟河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卽灤水發源濟南趵突
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
巨河水又東經章邱會清河又會濰河三水合流經鄒平
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
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灤水自華不注山東北
入爲大清河自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又按
酈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亦曰濟水多涸竭自
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直

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不特歷下諸處爲然
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三見爲山東諸泉水而
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淮南
子曰濟水通和宜麥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
苑稱濟能蕩出雲雨滌垢濁通百川於海則濟水之德又
古今所並稱

按前明有兩陸鉞一爲崑山人一爲鄞人皆及第第
二入一字鼎儀一字舉之鼎儀歷官太常侍讀舉之
任山東提學此論
當是舉之所作

國朝

增補名宦鄉賢從祀議

□□□

澤宮之從祀名宦鄉賢也所以報功德於既往亦以勉吏

治勵風俗於將來也河陽於古爲要地讀歷代史唐宋之間名卿宿儒蒞茲土者項背相望雖事業彪炳爲古今聞人而本傳未載惠澤及於本境者何若止列宦蹟未敢輕議祀事今粵稽往牒如唐之崔彥昭史稱節鎮河陽吏治精明太得人心後唐河陽節度使袁魯奇徙鎮之日父老遮道不聽其去復赴闕請留明宗遣中使往慰始得行其繫民心如此宋杜常參軍河陽大旱祈禱及境而雨河決親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處而止非至德及民何能元感若是他如向經之歲饑振救呂公孺之倉卒定變元商挺之境內大治皆足以永後人之思百世而下猶依稀想見遺愛循績宜補入祀內以昭崇報者也鄉賢如

北周廣城郡公段永以軍功著聞輕財好士朝野所重自
曾祖悞卽居河陽舊志列之流寓理有未安唐張司空建
封德業聞望爲一代宗臣墳墓世在河陽止以本傳稱鄧
州南陽人故舊志不錄然墓志歷歷有據卽以史論舊唐
書稱其爲兗州人新唐書乃謂其爲鄧州南陽人傳聞異
辭已自不確今以志銘考之正與韓吏部愈史書鄧州南
陽人無異耳建封爲河陽人無疑宋宰相魏國公馮拯父
太子賓客俊徙居河陽拯實生長斯地舊志亦列之流寓
並爲未宜與其子行已仲已均當同段廣城張畱後丞嘗
學宮者也若昭文學士陳貫暨其子龍圖閣直學士安石
逮四方館使李渭兵部尚書兼學士張閣均河陽土著咸

足鄭重鄉里增光俎豆禋祀不及於典爲闕以上諸賢並
宜製主增入若夫魏山北侯張安祖世膺封爵而舊志失
考列主不書官階所當補書又若大名劉訥以周中書平
章事鎮河陽三城止以史稱太祖征太原以河陽劉訥從
故舊志乃誤爲河陽人遂列之鄉賢祠耳今改正焉

滌水論

劉 漪

今之滌水古湏水也酈道元詳注湏水首日出原山勲掌
谷俗謂之白澗水下至塗溝天漿澗水同水之類皆附湏
以傳而滌水未聞朱子綱目注謂湏水三原曲陽廢城西
南二琮山一俗呼白澗水亦未聞以滌稱也滌水之稱見
於明一統志出縣西四里云今溯河而西有石露頭與石

牛之異古刹因以名邨然皆有渠無水再溯而北琮山即
原山河名四平卽白澗水水出晉之陽城莽山下名莽河
或斷或續東南至濟源雙泉寨始盛歷琮山口南穿石暗
流逕勲掌邨東里許其一南流自石牛邨北又東漫衍平
地逕石露頭南泥河頭東離縣西六里南入於湨古通稱
爲湨水今涸已其一東流抵北石邨西又東南至石露頭
東騰涌而出抵縣城西垣下北遶轉東三里南入於湨今
通稱爲泚水古稱其上今稱其下同源異流總不離莽山
與石露頭近是山旣呼莽則水名從山似已乃土人傳爲
莽河一統志又以泚稱則何說與間嘗縱覽形勝揆以人
情物理莽之增而泚也以其西來勢若吞城賴城下蜈蚣

泉以厭勝之龜策傳云螭蛇之神始於螭蛭增而蟒者神
之也歷千百年相齧相制而究以相安豈非河伯亦陰歆
其名號乎至一統志纂而成書則又以莽蟒意義太懸且
從草從虫於類未安易蟒爲鼪當亦假借轉注之通義哉
或者曰鼪名旣非古不幾贅疣可廢乎余按今之三河與
古三源不同古有琮山無姑嫂南麓今則南麓與曲陽二
源爲三並琮山爲四或陵谷變遷古人攬撫不及耶抑以
南麓溯洄無常而故佚之耶要以今之潞三河合流逕縣
南今之滌一源獨盛逕縣北北之一勢可敵南之三而上
祖莽山爲乾維星海中汎湯池爲崇墉肘腋下流又合於
潞襟帶震巽局鎬風氣之會一源而三善備焉此滌之所

以不可廢也存湏廢滌何如並存滌而湏益大哉紀信傳
疑用佐涉獵之一証

〔考辨〕

宋

沈水辨

羅泌

夏書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邱北此伯
禹所治也自杜預謂濟由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竟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
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
依取禹貢爲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於河何
今濟漯斷不相屬曰竟濟自溫入河汴地南出爲滎澤又

洑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汨出滎口者諸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渙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洑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旣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

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
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
亦各爲隊豈謂必無水過水哉

明

韓湘子神仙辨

陳□□

世傳韓文公孫湘神仙人也嘗諷公沖舉公不從一日因
宴集忽席上開牡丹二朶詩其上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公未知其解後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途
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名卽藍關也
遂卽成其詩云云予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姪老成子
公兄介孫長慶三年進士又按公集有詩題云左遷至藍

關示姪孫湘一首他日有宿曾江口示姪孫二首而賈島
集寄韓湘詩又有過嶺竹多少潮州瘴滿川之句則公之
赴潮湘實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第進士去是年
纔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湘固公輩人何得有神仙事也
酉陽雜俎載韓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
學院中伴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
令讀書經旬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井
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
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
青紫黃赤惟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
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一坐惟資紫

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
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錄每朵有
一聯詩字色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
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
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疎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
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甚明而花上之句卽姪於公
還潮之後述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爲也今公
遺集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
深妙知天工疑謂此人事記段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
日唐荆川史纂左編全不考證妄列湘道門且謂湘送公
藍關一宿卽辭去公畱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皆爲

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旣雅非公本趣兼詞句凡猥退之家奴不爲至謂湘出藥一瓢戒公日服一粒以禦瘴煙公謝湘有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之語何公一旦衰颯狂惑遂至此乎宜不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並其家世皆失之

韓文公河陽人辨

楊初東

尚論者多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博綜羣言折之理庶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邨愈自

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唐韓愈世家
焉余丁丑寓京邸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
李翱爲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羣言之謬而
愈必爲河陽人乎蓋史爲志誤見南陽卽加以鄧州字郡
誤通志見修武有韓邨卽加以韓愈墓在焉至志陵墓則
又曰孟縣西十里許有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
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爲然曰修武有韓莊韓
邨焉余博觀郡志河內有韓邨武陟溫縣皆有之孟之西
有韓莊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邨湘墓在焉五邑一
邨何以必愈在修武乎曰邨不足據南陽將不足據也曰
是大不然左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

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原趙衰封邑與陽樊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溫卽蘇忿生食邑之溫蓋南陽河北之總名卽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爲一邑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翱之言昌黎之刻公南陽也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卽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卽今之世家趙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挈壙銘云

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井里而厚爲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冒之使有昌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畧乎墳墓歸葬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爲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爲之辨也

國朝

西源辨

劉一漪

濟瀆池西二里許有一源曰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旱下流百餘步混混無沒時有以夜月艷稱爲九景之一者有

以海眼神水傳爲三年一周者至詢濟之二源僉執邑舊志以瀆池喚垣之東西當之與斯潭無涉及讀水經注濟水平地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西源出原城西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又似以斯潭爲西源者余於二說不能無黷陟焉瀆池之爲東源也邑志與水經合勿容贅若乃以垣右爲西源則不可信原夫池之形勢縱短橫長昔人將爲方塘中作石梁而壁其上以續廟垣諺遂有小池老池之分然亦第以壁之內外分非以源之東西分也增一壁卽爲二源設再增一壁可更名爲三乎夫濟水自伏而見西源實據上游其距東源遠或以里許近亦以步計豈有萬斛一泓之瀆池而但以人力累砌爲區別者是則濟之

源不在深而在高也烏足位置馮夷哉余謂以垣右爲西源斷不可也然則西源果安在乎原城之久爲墟也而潭之東廢畢猶有存者則西源之故宮無疑潭水之東流也逕濟廟而會池水於東北則西源之故道無疑今所疑者龍潭衆著而無西源之名耳按二源注於後魏濟廟創自隋文秩祀旣專在東故表章西源者崇隆其名以與東垣配若曰是龍宮與瀆神一體並尊者廟因地便而潭則以義起也以龍潭讚西源猶之以海眼夜月讚龍潭海月之外無龍潭則龍潭之外別無西源也明甚徧於其名而不究其義之所自起將使王屋東流之濟二源徑沒其一而又置龍潭爲贅疣是兩失之也烏足位置馮夷哉余謂以

懷慶府志 卷三十九 藝文
龍潭非西源斷不可也

孟縣韓文公墓考

劉青藜

孟縣之蘇家莊古尹邨也莊南土山有塋周圍大數里許其東南隅有塚巍然其餘諸墓稍卑然皆無碑碣可考不知爲誰氏塋也俗呼爲尹丞相墳然亦不詳所謂其地曠而肥土人相傳有墾爲田者所植甚茂卒不實遂相與神之不復耕嘗有盜夜掘其塚風雷大作邨落震動居民驚起舉火往視羣盜遁去故塚卒不得發萬歷間盜掘一小墓其志銘棄荆棘中樵夫負去將爲砧石或爭之不得遂鳴於官驗其文乃文公子諱昶墓志銘也遂封其墓而置其石於文公祠壁中予聞於喬先生遙集騰鳳者如此按

文公鄉里李翱行狀洪興祖年譜皆不同新唐書云南陽人與皇甫湜神道碑所云上世居南陽頗相符但係以鄧州則不合蓋子京不知漢地里有兩南陽而唐時南陽隸於鄧州故云爾也朱子校定韓文公本傳歷考羣書惟以方崧卿所引董道之說斷以河陽爲河內修武今之孟縣卽古河陽在晉爲河陽河內修武皆其鄰邑漢隋間孟懷皆屬河內故朱子引之亦以別於鄧州南陽也以遙集先生所言與方崧卿所引女挈銘張籍詩及韓文公所云歸河陽省墳者証之則尹邨之爲文公祖塋可無疑以子昶志銘及風雷驚盜之事觀之則大塚爲文公墓可無疑也遙集先生又云張子微玉髓經刻有文公塋圖名曰黃龍

飲水形云與封德彝塋相近今塋南卽封墓而形象亦宛然如故是又一証矣故備記之以附於考異之後

修武泉源考

楊雙李

修武治太行南麓山下出泉故縣之西北多泉源漢析山陽縣故城在今治西北三十五里牆南邨東距濁鹿城亦三十里許卽山陽公園陵也人猶漢陵考水經注修武諸泉歸宿吳澤陂原委會未著明僅言上承吳陂耳而古今傳訛泉名亦異予游跡所經自山陽故城西南二十五里泉腦窪始其地東南與武陟之寧郭驛接壤平行三畝餘漫涌清泉東流里許分枝南注逕郭邨橋入於寧郭城濠其東流者約四里許北出磚橋入寺前河俗呼利河也

是河之源在西爲苟泉泉有南北二源苟泉邨西有靈泉寺寺之前二泉後一泉皆東流而南滙者南源也寺西北里許爲龍王廟廟前後三泉中有池約半畝清鑒毛髮縣志載晉有狂生攜一犬醉卧野火延至犬刨地出泉以救遂成池四水環繞東出官橋由邨後東流南屈出邨前橋會南源入河酈氏謂同源分派南爲苟泉北則吳瀆雙導入陂者此也沿河隴畝至今邨民稱陂地則寺前河者吳澤陂也吳澤水上承吳陂者泉腦窪也世俗沿狂生之說失考吳澤之名訛苟爲狗轉陂爲碑可爲識者軒渠矣苟泉邨北又得二泉相距數十武南爲棟樹泉北爲土橋泉雪雪有聲東南流爲新河乃桑酈兩公所未詳者與酈氏

謂山陽縣東北二十五里六真阜南有皇母馬鳴二泉今
攷阜南八里爲皇母邨邨南石坎礪礪岫罅隙瀉泉如
噴珠皇母泉也其東北里許蘆叢矗矗中漫布流泉土人
呼葦坑者馬鳴也又東九十步有大撲泉又東九十步有
小撲泉名皆未見圖經汨汨寒流其源甚盛與皇母馬鳴
皆南注折東滙爲馬道邨河南出七里橋入新河按水經
注長泉源出白鹿山伏流一十三里重源濬發亦謂重泉
水逕七賢祠東又云白鹿山東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今
逾泉而東爲七賢鄉明李濂記七賢堂舊址在茲得斷碣
摩挲字跡猶可識證之大小撲泉東西道里彷彿疑卽長
泉後人傳訛如葦坑耳惜白鹿不能指數矣酈氏謂六真

阜之東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在濁鹿城西依地考泉則今之濁鹿泉與高寨邨兩泉是也堆東一泉距漢陵相望西二泉參差於邨西可無疑者惟是今之三泉紆曲東南流爲龍拱河又東南二十餘里入新河而三泉之南又有一泉名龍八者亦入龍拱或爲酈氏所遺或以高寨二泉爲一未可知也而酈氏於皇母馬鳴則曰合注吳陂於覆釜三泉則曰南注於陂是覆釜之泉當入吳澤陂吳澤旣上承吳陂之水而東皇母馬鳴遠在下游豈能逆入吳陂流峙成形萬古不變道元當日亦不無傳聞異詞耶乾隆己卯春三月記

懷慶府志卷之二十九

